

清真詞釋

俞平伯著

開明書店敬贈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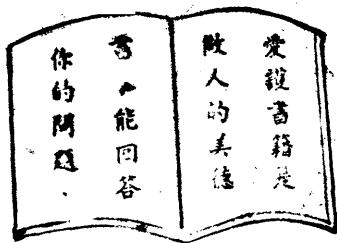


上海图书馆藏书



A541 212 0014 9832B

上海總工會	
開明工人俱樂部	
分	類
710	8012
	61



清 真 詞 釋

俞平伯著

愛護書籍是做人的美德

開明書店印行

清 眞 詞 釋

版初月七年七十三國民

版再月一年八十三國民

○四・○價定冊每

印刷者

開明書店

發行者

上海福州路
開明書店
代表人 范滂人

著作者

俞平伯

印翻准不*權作著有

序

我小時候於詞毫無了解，最大的困難爲「讀不斷」。詩非五言定七言，詞卻不然了，滿紙花紅柳綠的字面，使人迷眩驚奇。有一些詞似乎怎麼讀都成，也就是怎麼讀都不大成。這個困難似乎令人好笑，卻是事實。

談到周邦彥作的清真詞，我和它的因緣亦是慢慢兒來，慢慢兒加深的。民國五年六年間方肄業於北京大學，黃季剛師在正課以外忽然高興，講了一點詞，從周濟詞辨選錄凡二十二首，稱爲「詞辨選」，講義至今尙存。季師盛稱周氏選錄之精，又推薦各書，謹錄於左：

源流——張炎詞源 周濟介存齋論詞雜著（附詞辨）

作法——萬樹詞律 葉申薌天籟軒詞譜

選本——張惠言詞選 董士錫續詞選 周濟宋四家詞選及詞辨 馮煦唐五代

詞選 花間集 絕妙好詞

專集——柳永樂章集 周邦彥清真集 姜夔白石道人歌曲 吳文英夢窗甲乙

讀書是做人的美德

丙丁稿

目雖至簡，而的當難改，可謂要言不煩矣。讀者若寢饋於此數書中，欲爲詞家已綽有餘裕。這是題外閒文。

他講的清真詞只「蘭陵王」「六醜」「浪淘沙慢」三首，「六醜」還有些印象，其他兩首都還給老師了。他又說，詞中清真可比詩中杜甫，這對我印象很深，當然他並非創見，卻不失爲斷制的真確。兩宋多少詞人，我獨選美成的作釋，就這點論，不妨說「受之於師」。他又把一本鄭文焯校刊的清真詞借給我讀，卽所謂「大鶴山人校本」也。這是我於清真詞的初見。黃先生平常散散漫漫的，但對於這書似頗珍重，不久就要了回去，當時我很有點捨不得似的。直到民國廿八九年間，孫蜀丞先生又借給我這個本子，方有重讀的機會。

季剛師雖如此鄭重，丁寧指導我去讀清真詞，老實說，我對於這清真詞了解得十分少。記得民六的深秋，我偶在一張洋紙上寫着清真的「意難忘」字跡歪斜真如塗鴉，爲新婚之妻許氏所見，他當然更不懂這玩意兒，還以爲我的大筆哩。我說，「我會做這個倒好了！」後來我們同到天津，我的舅舅家去，俗謂之「住對月」，正值嚴冬，斗室溫馨，華燈

映水，讀清真的「少年遊」而感到趣味。

我講這新婚佚事，或非山妻所喜，卻亦稍有取意。前說兩詞，俱見本書，那時我所賞識都是周詞中極漂亮而又淺顯的雅俗共賞之作；換一句話說，即非代表作。記得我還喜歡「南柯子詠梳兒」（見讀詞偶得附錄詞選）這是近人認為並不高明者也。此外更有一證，古槐書屋詞第一首，「南柯子和清真」，「小扇團團雪，輕羅剪剪冰」是也，這首詞並不太早，約在民十以後。錄清真原作「南柯子」一首於左：

寶合分時果，金盤弄賜冰。曉來階下按新聲，恰有一方明月，可中庭。露下天如水，風來夜氣清。嬌羞不肯傍人行，颺下扇兒拍手，引流螢。

詞見汲古閣本片玉詞卷上，注云，「南柯子，清真集俱不載。」詠梳兒爲第三首，而楊升庵詞林萬選載此詞爲張仲宗（蘆川）作，微有不同。此兩詞於清真集中，本在傳疑之列，而我那時鑒賞的程度如何，亦可見一斑了。

昨天有位北大同學來訪我，他說清真雖好，學作詞從此入手恐怕不易。我就約略談我的往事，又說清真詞並非皆深厚沈鬱，亦有漂亮清新的。他的工力在乎深厚沈鬱，而他的漂亮清新的極詣，如上述之「少年遊」，「并刀如水」，究其歸宿亦未嘗違反這深厚

沈鬱，譚仲修所以評曰：「麗極而清，清極而婉。」（見譚評詞辨）婉則未有不深厚者也。豈有可淺嘗而不可深研之理乎？若「南柯子」諸詞，深思似乎不大夠味，正不必爲古人諱言耳。

民九歐遊船上帶了一本張惠言的詞選，海天寂寥多閒，讀得很熟，這好像對我以後做詞說詞很有幫助的。其年歲在庚申，有春分後一日紅海歸舟見新月的「祝英臺近」，清明日印度洋舟中同清眞韻的「玉樓春」，詞極不工，編集時都被刪卻，但很可以見當時的心境。說詩詞的文章最早刊行的，見於一九二四年我們的七月（民十三亞東版）題爲葦芷繚衡室札記，凡三段。其三最長，說詞凡三首：小晏「臨江仙」，美成「蝶戀花」，耆卿「甘州」，除周詞見本集，晏柳之詞俱見詞選，正因在洋船上把它讀得很熟呵。「蝶戀花」詞本敘別情，我那時多作遠行，故特感興趣。（參看本書中編「早梅芳近」條）這文未入集中，隔了十年，民廿三在開明出版讀詞偶得，纔將說「蝶戀花」詞略節附入，稱爲「舊釋周美成詞」今見本書上編，而晏柳二詞之釋語終未收進。那時議論也不太壞，抄錄兩節於後：

我覺得宋人作詞佳處，在「細」「密」。凡詞境宛如蕉心，層層剝進，又層層翻出，謂

之「細」；篇無贅句，句無贅字，調格詞意相當相對，如天成然不假斧削，謂之密。

但我並不以為作者當時先定了格局然後作詞的，只是說有些好詞，如分析其結構，精密有如此者。此僅可資欣賞者之談助，不可以拿來死講死摹的。凡文必有條理，佳者尤顯明，但這種條理只隨成熟的心靈自然呈露，不是心靈被納入某種範疇而後成條理的。最好的感興在心頭，若把它捉住，何愁在紙上或口頭不成文理呢。「風行水上自然成文」此語妙確。文理何嘗罕見，可貴者正在自然耳。

現在我還這般想，清真詞釋如此寫出，亦應作如是觀。清真詞的妙處雖似難盡，而細密二字似頗得要領。論文詞之「作」與「解說」其過程恰好相反。分析如剝蕉抽繭，不得不繁複，愈細則愈見工力，而作者會之一心，則明清簡易而已。若如分析時的委曲煩重，作者縱為天才亦是凡夫，他受得了嗎？我前擬「文章四論」其一曰文無定法，其二曰文成法立，雖有目無文，亦正無須有文，一言蔽之，自然而已矣。自然何必草率，切磋琢磨之極亦歸於自然也。

及民十三北來，迄今又二十餘年，這段時間很長，可說的卻比較少。教書的職業命定的不免誤人子弟，猶做醫生的不免於殺人，但「人之患」這行亦有一長處，教學相長固

未必然，全拋舊業又不可能。約在十八九年左右，在清華大學始課清真詞，後來在他校亦或開這一課。既授全集，不能有所挑選，於是那些委曲繁密的作品，似被逼着去尋索。那時即有意通釋清真詞全集，其成績有一部分收入初版的讀詞偶得裏，占了總頁數七分之二，卻只有六首。以「玉樓春」「鳳來朝」兩首特長，占總數七分之三。雖承開明主者以故人情重不棄，實非編撰之體也。我其時喜歡寫長文章，每下筆千言，離題萬里，及意興才力不濟或弄到不得完篇，至今猶有數稿在塵灰蟬蠹之中，不欲啓視，亦無可如之何也。

究竟文字應該寫得長否也很難講。按理說，好即無所謂長短，不好亦無所謂短長。長短不是真的問題，但亦和文章的成敗有關。簡而有中，無貴乎繁；長而多宜，不拘乎短。若簡不免疏，繁而寡要，則兩失之矣。但我近來覺得文章太長了沒有什麼意思，還是短一點的好。

這些舊稿從讀詞偶得裏撤出，也不會修改，逕編爲本書上卷，我自己實在怕看那冗長醉夢的譚語也。在丁丑以前，曾和廢名釋「醉桃源」（即「阮郎歸」）一詞，也還是很長的，卻已經過兩次的修改，今列於中卷之首。以後被閣置了多年，直到近幾年應友人之請，會評釋陳注片玉詞本起首的兩篇「瑞龍吟」與「瑣窗寒」，從頭講起，本是我的

原來計劃。此外又偶寫了一些簡短的文字略附評注，名曰「清眞詞易讀」原爲自己閒時閱誦，又爲初學取譬，但既不成書，這些材料被拉雜收編，今中卷是也。

中卷非一時所成，亦非在一種心情下一種格式下寫的，故最蕪雜。但較上卷，又過了十多年，或不無寸進，望讀者詳之。下卷比較通暢完整平易，這另有一種來原。三十四年冬天，教育部在北平設「臨時大學補習班」。其「第二分班」即文學院，地在北大紅樓，約我往教清眞詞，因賸得一學期多的時光，只可選授全書。我的親戚胡靜娟女士方服務於二分班文書，偶來旁聽，頗致欣賞，但公餘誦習究不方便。後來我說，暇時可到舍下閒談，您如寫以文字，我的清眞詞的解釋庶可迅速完成也，遽承欣諾。遲日出其筆錄，精詳圓滿，不蔓不支，略加修正俾全其美，即本書下卷是也。在此謹致感謝之意。

既屬閒談，原沒有什麼系統的，視「易讀」所錄，即有一篇複出，「滿庭芳」是也。他寫出而我意或未盡又重複寫的，亦有一篇，「阮郎歸之二」是也。故皆一詞二稿，一見中卷，一見下卷，今亦不復刪并，讀者分別觀之可耳。未必有何佳勝，而喋喋以塵青目，汗顏而已。

本書結撰的緣由，大致如右。至清眞詞本身的評議，不想在這兒說，說亦決不能盡。通

釋清眞詞的願心尙未圓滿哩，卽解釋其大部分亦還差得多，且等到他日有機會再說罷。爲何要這般寫，不那樣寫，似乎需稍稍說明。

近來動筆用文言稍多，似有開倒車的嫌疑，不爲時賢所喜。但我對於「言」「文」並無歧視，各就其便罷了。何謂方便？倘深求之，知亦非偶然。解釋詩的（廣義的詩包括詞在內，下同）文字實以淺顯的文言或半文半白體爲較好。借這機會，把我爲什麼要用這種文體來寫本書的事實加以解釋，以至於辨護。

就讀者的需求看，所以要破費光陰讀解詮的文字，原爲不懂原作或雖懂而不透之故，於是有「無可駁」「自己明白」的兩點：（一）解釋必須比本文稍易懂。如其不然，卽無任何的意義。俗語所謂「你不說我還明白，你越說我越胡塗哩」卽爲「說曰若稽古」「博士賣驢」的最佳諷刺。（二）假如白話比文言易懂，愈近白話便愈容易了解。這麼說來，應當用純正的語體來寫作纔對。但我爲什麼偏要用文言或夾雜以文言呢？如答以爲個人方便，理由似乎欠通，況且老實說，也沒有什麼不方便呵。

如上所說，常情易會，卻爲一端的偏見。我們應當離開了讀者和評注者的立場，而從詩的本身，作詩時的心境去觀照。就詩本身言，是拒絕任何解釋的。假如不拒絕一切外在

的表詮，則失其粹然完整，詩之所以爲詩。就作者的心情說，當時之感假如可以有另一種較容易通顯的表現，他又何必捨易取難，自討苦吃呢？故較真的說，詩不能講，所講非詩，一切的講，比方而已，形容而已，假不代真，無可疑者。

但事實每逼着咱們來講詩，真是無奈的幽默。如何講，也有很多問題，恐怕可以寫篇奇長的文或者一本書，今只略明一二。比方說，詩是圓的，而文話均扁；詩爲立體，而文話皆平面。所以「詩無達詁」，而我們說話得算數。它一句抵多少句用，我們的話一句只當一句用，這是根本上的差別。一切的困難都從這兒扎根。

如用白話來解釋古詩，就讀者一目了然的需求下去看，誠有百利。但讀者們不必以看「第二手」「第三手」的文章爲滿足的，最後還須去讀原文，若與原作合看，寧無一弊。利弊相消，則盈虧難定；換言之，所謂好懂，只指新來的文字，其故有的難懂，不必因之稍減，似乎有利並非真利。若解釋得錯了，那是賠本，二折一折，至於零負，更將不在話下了。

試問讀者於意云何？即有人說，「你的名理可笑，斷語又不公。你先說文話都不配解詩，結果獨歸罪於白話，豈得謂公？」此難當有，且致佳也，吾將答之。須從頭說起。試問詩詞具在，何須解釋？本來麼，不用解釋的。所以在中國文學史上這些作品很少，不占重要的位

置，詩話詩談之類大雅總不屑也。但今非昔比，人事日繁，去古愈遠，表詮之作，翻譯之篇，應需求而興起，夫豈偶然。質直地說，所以要解釋，只由於我們離它太遠之故，即使遠而不太遠，便不需要解釋了。究竟怎樣遠法是應有描寫，如何引之使近可以思量的問題了。這兩層，卽無疑難矣。

您如高興畫圖，一條線，兩頭兩點，中間一點，亦很方便。把古詩和我們的現實設爲甲乙兩端，那是固定的。解釋文字這一點在二者之間，是可移動的。它可近於甲端，不妨呼之曰丙，亦可近於乙端，卽呼之曰丁。近甲卽遠乙，近乙卽遠甲，而這線的總長，兩端的距離並不因之生何影響，似無所謂得失與短長。但圖表是呆的，只可以略作比方，事實不如此簡單也。

古詩所以距我們遙遠，一因它是詩，二因它的古，卽從詩文的原有距離以外，加上今古的距離。詩當然有它的一套特別的體系，而古之一名包羅萬象，文言之不同白話至少亦爲明顯之一點。就我們今日的立場看，以白話來解釋甚至於翻譯古詩，是最合理的，但事實上卻會達到不可或不易克服的困難，不僅須將詩化爲散文，并同時須將文言轉爲白話；然猶似不止此。詩之所以爲詩與古詩之所以爲古，分作兩面看，只是方便之說，實際

乃一體渾然，無可分拆的；申言之，已把這古的味兒滲透到詩的體系中去了；再換個說法，以古代的文章格調作爲詩人的言語，而詩的內涵即存在於它的形式上，它的言語口吻神情之間，似乎詩的內涵形式言語三者已凝成爲一古物，歷千年之久，而咱們所操的工具則有「引車賣漿之言」或者藍青官話，困難之大，可想像得之。這困難，於翻譯爲尤甚。解釋不必和原本對證，當然好一點，但亦好不了多少。

這兒恐怕已牽涉到所謂「文言」的性質。這玩意本來很怪的，它的出現並不見明文記載，只悄沒聲音地而來。前天外生徐家昌來談，他說中西文學的不同，我們有文言，他們沒有，這一點是很重要的。我想這話不錯。「文」之與「白」不僅古今之異，在古代已有二者並存的事實。簡直地說，文言只是白話的提綱，它的簡單化，精粹緊縮化。譬之於畫，白話如爲全貌，文言是 sketch，再設一喻，白話如爲全乳，文言是奶油或者酪。

在這情形下，又似乎現代語與古詩可分爲兩端，而文言也者站在他們的中間，所以便是最自然的橋梁。要不要利用它，是一問題，不利用它會有什麼困難，也應當想一想。我們雖然把詩解釋得清清白白爽快快，但似古人之心否，則不得而知，那麼只好引莊子了，「子非魚，安知我不知魚之樂。」

我不想論辯這些個，就釋詩一事來看，有兩條路：如從「近真」的觀點則宜用文言；如從「易曉」的觀點不如選用白話，得失短長似亦相當。我們要它近於詩，近於古人呢？還是要它近於我們？這不須猶疑，一言可決。定會有人說：「你不會講麼？詩橫豎不可說，用文言何益，用白話何妨？讓咱們大家省些腦力，不好嗎？這話痛快，雙手贊成。但把論點推得過遠，解釋的文字會自成一玩意兒，而與被解釋的原典不很相干，以至於可能的相反。這和我們的「去古已遠引之使近」原來目標並不大相合，此外又豈無他法可以思量？」

前文表過詩是拒絕任何解釋的，又曰「不可說」。但何謂不可說，當非絕對。若爲絕對則一切皆空，有如呪語。所謂非絕對者，好像一座斜坡，不陡絕也，雖望若神山，仍有遠近之別，近者猶有彷彿，遠者不復相似矣。吾寧取上文所云甲乙線上之丙，近古而遠我者，不取這線上的丁，近我而遠古者。本書卽如是寫作的。

所取既爲丙點，則「易曉」或不能不打折扣，事固無奈，但我希望這折扣不會太大，而「近真」所得或能抵補而超過之，真俗語所謂「一相情願」也。倘果如此，吾意已足，借曰不然，不過無益。卽本來不懂，解釋了依然不懂，亦不必有害也。若用純正的白話文來作，所謂了點，我亦偶然嘗試，他人來幹尤所切望，但我想，反而較難。因爲既像一斜坡，愈近

於我們的必愈遠於古人，遠到一個某點，或竟發生差違，採用此途所以必須審慎也。如反過來想便容易明白，如把咱們的白話詩用文言翻譯之，解釋之，能近真乎，抑遠實乎？新詩人必有以語我來。古既不如今，今又安能如古哉。

那麼讀你的作品，你敢保證深得古人之意，不叫我們上當嗎？這我那裏敢保，您當然還須用自己的心眼去觀照纔是。然則說了半天還是費話。誰說不是。雖然清代的詞人說，「不爲無益之事，何以遣有涯之生」，但我想，明知無益的事老做着，也沒有啥意思，此清真全詞的通釋所以遲未着墨，而願心之圓滿亦終無日耳。僅欲書其緣起經過，不覺的牽引遂長而意終不盡，彌覺可愧。上海的葉聖陶兄爲我校印此書，讀到這裏，不知他將如何感想也。

三十七年四月廿八日北平

目錄

上卷

望江南	一	玉樓春	八
浣溪沙	二	鳳來朝	二〇
前調	三	蝶戀花	三五
少年遊	五		

中卷

阮郎歸	三七	滿庭芳(甲稿)	四六
前調(甲稿)	四二	齊天樂	四九
瑞龍吟	四三	早梅芳近	五一
瑣窗寒	四四	秋蘘香	五三

下卷

應天長	五	滿庭芳 (乙稿)	六五
滿江紅	五	慶宮春	六六
解連環	五	還京樂	六七
浪淘沙慢	六〇	掃地花	六九
憶舊遊	六二	意難忘	七一
尉遲杯	六三	阮郎歸 (乙稿)	七三

上卷

望江南

游妓散，獨自繞回堤。芳草懷煙迷水曲，密雲銜雨暗城西，九陌未霑泥。
桃李下，春晚未成蹊。牆外見花尋路轉，柳陰行馬過鶯啼，無處不悽悽。

譚評詞辨於歐陽修采桑子首句「羣芳過後西湖好」旁批曰：「掃處卽生」正可移用。猛下「游妓散」三字，便覺繁華過眼而空，筆力竟直注結尾矣。以下步步逼緊，直逼出「無處不悽悽」之神理來，一首只是一句，一句只是一感覺。有以簡爲貴者，蓋唯簡則明，積明斯厚，故貴簡也。

「芳草」句以下全係寫景，烘染之筆。「懷」「迷」「銜」「暗」下得極精穩，可悟鍊字之法。設圈去之，「芳草」煙「水曲」密雲「雨」城西，「在四字之外另想四字，得乎不得乎？固知一字千金，爲不虛也。如「芳草懷煙迷水曲」原難釋以口語，而逕觀本文，

固最分明；若以「懷」「迷」二字爲不甚可解而易之，雖更近於白話，而其境界反令讀者想像不出。故知原句似晦而實明，肥改之句，似明而終晦也。凡遇此等處，均宜細心體玩其喚起之心象如何，不可梗一流俗之見，以爲衡量之準。

「芳草」三句寫盡天陰欲雨，春寒中人。下「銜」字「暗」字，雨意垂垂已在眉睫之間，復以「九陌未霑泥」略略一挑，所謂「萬木無聲待雨來」雖境界不復盡同，而亦正堪融會。須知真下了雨，下雨何奇之有，便失卻了緊張味，結尾挑起，似寬放出一句，而實緊追了一句，文心細甚。

過片典出漢書李廣傳贊。汲古閣本「未」作「自」，誤。詞中不忌重字，上云「未霑泥」，下云「未成蹊」，固不相妨耳。夫桃李甜美，人孰不愛喫，雖標語未貼，口號不呼，其下明明無路，而自然慢慢會有，故曰「其實存也」。春晚矣，猶未成蹊，「似這等荒涼地面」，信步行來，真成孤迥。見花而尋路，是無路也，行馬而鶯啼，是無人也。句句摹景，句句含情，末輕點一「悽悽」，以「無處不」三字重壓之，便全神俱活，而款款欲飛。

浣溪沙

此書由 內明 刊

贈

爭挽桐花兩鬢垂，小妝弄影照清池。出簾踏襪趁蜂兒。跳脫添金雙腕重，琵琶撥盡四絃悲。夜寒誰肯翦春衣。

詩以不觸及議論為常，而有狹義廣義之別。狹義之議論，即議論是也；廣義，則凡在文字間加以點破者，皆議論之屬也。如此詞，雙腕重之「重」字，四絃悲之「悲」字，點睛之筆，亦即其議論也。唯下得極斟酌，斂而不斷，斷而不議，使人自領其絃外之情，斯則善矣。昔年曾和此章，附見於左：

一樹梨花雪四垂，三分春色占萍池。幾回玉蝶撲簾兒。惘惘停眸誰愛惜，匆匆閒憶總成悲，燈前重理砑羅衣。

若夫清真原作，可謂至哉！低徊今昔，俛仰盛衰，玉腕籠金，顧端凝而可訝，琵琶挑弄，省歡笑之甚遙，隔鬢桐花，尋蜂剗襪，雖兒情如昨，而回首俱非。末句復一拘一悲。夫誰肯翦春衣者，是翦春衣也。是愈悲也。其聲疏冷而長，吾知其必為深閨刀尺之聲矣。

前調

樓上晴天碧四垂，樓前芳草接天涯。勸君莫上最高梯。新筍已成堂

下竹，落花都上燕巢泥，忍聽林表杜鵑啼。

此詞一氣呵成，空靈完整，對句極自然，浣溪沙之正格也。後主菩薩蠻曰：「高樓誰與上，長記秋晴望。」與此僅有春秋之別。天朗氣清何必春日哉，以之訾議蘭亭序，亦過矣。唐詩：「欲窮千里目，更上一層樓。」壯語也，無罣礙故；此則未免有情，誰能遣此，致語也。正唯其長天無際，芳草無涯，故不忍登高臨遠耳。「接」字即從古詩「青青河邊草，綿綿思遠道」之綿綿二字脫胎。

下片偶句，新生與蕉萃合參，極醒豁又極蘊藉。結句輕輕即收，不墮入議論惡道，與上片之結並其微婉。乍讀之，似不過癮，卻是清真工力深穩處。正類二王妙楷，中鋒直下如癡凍蠅也。嘗謂三隻腳的浣溪沙，兩腳一組，一腳一組，兩腳易穩故易工，一腳難穩故難工，不用氣力似收煞不住，用大氣力便軼出題外。或通體停勻，或輕重相參，要之欹側之調以停勻爲歸耳。

已不堪凭到闌干，而堂下竹，燕巢泥，咫尺之間亦會增人惆悵，林外鵑啼，復在近遠之間，春愁無那，細細摹尋。

少年遊

并刀如水，吳鹽勝雪，纖手破新橙。錦幄初溫，獸煙不斷，相對坐調笙。
低聲問向誰行宿？城上已三更。馬滑霜濃，不如休去，直是少人行。

此調在片玉集中分爲二，此注「商調」，其在卷三者注「黃鍾」，似非一調。而詞譜卷八曰：「此調最爲參差，今分七體，其源俱出於晏（殊）詞，或添一字，攤破前後段起句，作四字兩句者。」在白石少年遊下注曰：「此詞攤破晏詞前段起句七字一句，作四字兩句，周邦彥『并刀如水』詞正與此同。」是以此集中注黃鍾者爲本調，而以注商調者爲其攤破格。樂章集中少年遊首句七字，與本調合，但注「林鍾商調」。今按林鍾商卽商調也，是二者爲一調之轉換，非二調明矣，疑片玉之注有誤。

此詞醒快，說之則陋。但如「并刀如水，吳鹽勝雪」，狀冬閨靜物，至「明」而且「清」，與感覺心象，勻融無閒，寫景之聖也。說「如畫」，畫似不到，說是「如見」，見似亦不到，蓋畫遜其肖，見遜其妙也。一妙肖者，其唯文章乎！雖有此境，人不及知，雖知此境，如何可到，雖暫近蓬山，而風輒引去。偶然身到，便是良緣，豈能時時到，刻刻到，說到就到耶。若清真聖矣！

溯其「明」「清」之故，又似有申說之必要，自知凡下，幸勿哂耳。竊謂明清之原唯在於簡，簡斯明且清矣。上說「望江南」，乃章之簡，此言句之簡。其了悟從「注」中得來，陳氏在「吳鹽」句下曰：「李白詩……吳鹽如花皎如雪。」初讀之，覺其青出於藍，徐思而訝，不解其故。無非圈去了「如花皎」三個字耳，如何便會藍青。三思之，始見怪不怪，反覺以前少見之謬。（或曰，再思可矣，其言亦是，看官們自己理會。）其訣正是簡。單刀直入，簡之喻也。百發百中，亦簡之喻。有的焉，矢如飛蝗，傍行斜出，雖有數中，不足爲善射，而觀場者昏昏欲睡矣。何則？多中撈摸，混水捉魚故也。若矢之所嚮唯在於鵠，一發如破，三發以至百發如之，於是射者擲弓，觀者叫絕，皆大歡喜。何則？眼目清涼也。知有此清涼世界而後可與言文矣。卽如此詩句，既曰如花，又曰如雪，兼花雪而喻，花乎？雪乎？又曰皎如雪，雪之皎，何待言？逕將三字一勾，鎔裁之妙，不可名言矣。「并刀如水」，與此同之。如水一喻外着一形容字以狀刀不得，如雪一喻外着一形容字以狀鹽不得，細思之，確是不得，始信鄙言最平實也。或尙病其遠，以常言申之。如語人曰：「這像什麼？」夠像了，他已點頭，便不須說，如不夠像，他不點頭，再說一個，如夠像了，便不須說，如不夠像，再說一個，以至於五，是謂通曉。同是喻也，亦均可通曉，而固有等差。說一個而點頭，他是真點頭，說幾十個幾百個而點頭，他

分類 編號

7

登記號

是無奈點頭，他是迷糊了也。再說看射箭，你射了幾百支而有一二支中，他雖隨人拍手叫好，究竟不知你射的那一箭是中的，那些箭是不中的；於是在他心中眼中，不中是不中，中亦是不中，豈不冤屈此一支好箭麼？然而汝之過也，非他之過。文章之道，射道也。八字講了這麼許多，分明罵題。太不好意思，就此打住，然而晚矣。

其他亦不須說。譚評曰：「麗極而清，清極而婉，然不可忽過『馬滑霜濃』四字。」鄙人僅發「明清」一譬，而復堂三之，麗啦，清啦，婉啦，究竟是什麼？看他用兩「而」字，是讀時感覺原是整的，析言之耳。可見狀文心之匪易，其閒正有苦心，前言固戲之。唯譚氏曰：「然不可忽過馬滑霜濃四字，」鄭重之語也，而鄙人太魯，有牛之心，再思不得，三思亦然，鬼神通之無效，譚公自是射雕手，一箭射了，掉頭而去，好不納悶殺人也。諸位英雄，在下願聞明教。詞釋之作，殊自病其纏縷，今觀此一言作謎已令人悶損無聊，則下筆不自休，亦復大有功行也。自是解嘲語耳。

通觀全章，其上寫景，其下紀言，極呆板而令人不覺者，蓋言中有景，景中有情也。先是實寫，溫香暖玉，旖旎風流；後是虛寫，城上三更，霜濃馬滑。室內何其甘穠，室外何其淒苦，使人正有一粟華燈明滅萬暗中之感。而其述虛實之景復含情吐媚，姿態奇橫，在清、真、詞、中

只有「衣染鶯黃」一首正堪匹敵，卻有令慢之別。「過片」以下，絮話家常，喁喁爾汝，一字字出自朱唇皓齒間，先是問，問之不已，又一個人絮絮叨叨在那兒說，什麼城上已經三更啦，霜多濃啦，馬蹄要滑的呢。說夠了，於是纔轉到「不如休去」——至此意詞俱竭矣，而調未盡，忽又找補了一句「直是少人行」，不知是埋怨呢，還是痛惜與深憐，泥人無那，宛轉傷悲，秃筆取紙之閒，風情如活，可謂奇哉怪事矣。「不如休去」本是正文，因為那一句之找補，忽而變成穿插，章法亦奇幻之至。原非作者意使之然——天末飛雲，彼亦復奇幻，豈有意耶？然終不謂之奇怪不得也。

貴耳集及浩然齋雅談載此詞佚聞頗相似，而皆屬臆想。王靜安清真先生遺事會駁之，謂先生在宣政間，年已六旬，官至列卿，應無冶遊事。且二書記事，其他亦誤，立說精確。蓋先生以樂府獨步海內，貴人學士市儂妓女，皆知清真詞爲可愛，而李師師事亦爲宋人所樂道，如唐士之於太真，於是芳聞豔跡，奕世流傳，其實強半出於傳會也。卽此一節，謂爲隱括當時語，而不悟其非。曰「低聲問向誰行宿」，豈似對官家口吻耶？

玉樓春

桃溪不作從容住，秋藕絕來無續處。當時相候赤欄橋，今日獨尋黃葉路。煙中列岫青無數，雁背夕陽紅欲暮。人如風後入江雲，情似雨餘黏地絮。

憶昔年得讀清眞詞，及此闕，有初見眼明之樂。後讀之乍熟，漸省其通體記敘，以偶句立幹，以規矩立極，辭固致佳，惟於空靈窅眇，盪氣迴腸，似尙有所歉。頃徐而思之，始歎其盡工巧於矩度，斂飛動於排偶，吾初見之未謬而評量之難也。白雨齋詞話卷一曰：「美成詞有似拙實工者，如玉樓春結句云：『人如風後入江雲，情似雨餘黏地絮。』」上言人不能留，下言情不能已，呆作兩譬，別饒姿態，卻不病其板，不病其纖，此中消息難言。」固知甘苦疾徐之感，雖於寸心邂逅中爲真實不虛者，然意會之耶，則恟悅難徵，似欺他人之耳目，言傳之耶，則塵凡可哂，徒損自己之尊嚴。夫心知此意，人同此心，可謂盛矣，其不能無遺憾也尙如此，況乎心知其意非旦莫可期，而人心之不同又如其面耶。斯誠難矣，而可樂自在，觀陳氏之言，當知前修自遠，若僕則鸚武耳。

似可以休矣，然而偏不者，以僕恐壓根未有尊嚴，遂不憚爲諸君「一二三」言之耳。

詞情與調情相愜，一也。玉樓春亦名木蘭花，四平調也，故宜排偶，便鋪敘。若浣溪沙亦通體七字，且閒有押仄韻者，上下二片亦各有一偶，非不相似也，唯其伶丁結句，慣以不定生姿，致無復平穩之氣象。浣溪沙之重心卻正在此（見上），故雖只差了一句，而宮商便遠，欲知分曉，當吟誦耳。調情不宜拙而拙之，一拙而竟拙矣。若調情宜拙，因而拙之，則拙亦見，不拙亦見，蓋非拙之妙，宜之妙也。子縱曰拙不妙，豈得曰宜亦不妙耶？（拙之究竟妙不妙，是另一問題。）相女配夫，作詞之要也。

著色之醞酎，二也。范希文蘇幕遮曰：「碧雲天，紅葉地，秋色連波，波上寒煙翠。山映斜陽天接水，芳草無情，更在斜陽外。」以美景示柔情，於此爲近。只這幾個顏色字，下得有多少斟酌。「相候赤欄橋」是何等意興，「獨尋黃葉路」又是何等意興，未免有情，誰能遣此，於是「今日」也，「當時」也，便爲不可不有之對偶，而此對偶又非如此對不可。譬之作書，畫平豎直其始也，銀鉤鐵畫其致也，適卽媚也，挺斯秀矣。移諸文事，當曰深穩之極，自見飛動。如何而爲深穩？如何而始爲極？則「此中消息難言」，「綠對紅，秋月對春風，其跡然也，其情未始不然，亦不盡然。跡盡焉而情不盡，此其大較也。彼試帖詩視此如何耶？讀者當自辨其味而徐省其故，亦無待乎僕言矣。若必待僕言，僕則安能辦此耶？」

過片二句實用義山詩「虹收青嶂雨，鳥沒夕陽天」本係對句，今易整爲散，而散中仍整，與上文神理綿綿，似離似黏，試將「煙中列岫青無數，雁背夕陽紅欲暮」連上微吟數過，則恍然已在罨畫溪中，富春江上矣。青是濃的，濃好。紅是那麼淡的，淡好。最尋常的字句，最分明的境地，山川佳俠，造化梳攏，何處宜勻脂，何處宜擁髻，賓羅萬象，並入毫端，暫顧此身，真如塵露矣。輕輕逗下，潛氣內轉，淡淡無痕，其說詳後。

用大排偶法，三也。盡八句作四對仗。三四七八爲對，人所知，一二五六爲對，或不盡人而知，而三四七八之如何爲對，人或知而不盡也。「煙中」二句，脂黛映發，本係對句改造，已見上節。首句「桃溪」用天台事，桃與藕對，實以春對秋，故於「藕」上特着一秋字。此良似傅會，但若與下文相參，便知雖查無實據，卻事出有因，總非漫然之傅會也。奚獨桃藕然哉，卽赤欄橋之於黃葉路，亦是以春對秋也。夫黃葉路吾知其爲秋矣，赤欄橋奈何定是春？春歸拆橋，此事見於何典？此駁有趣，惟亦不可認真，認了真便沒有趣。子安知黃葉路之必爲秋歟？此奇問，亦可意會乎？「葉兒青」庸詎不可尋，而必待其黃時耶？要之，咬定銀牙者，言言金玉，春痕怎見得紅了闌干，更何必在紅欄干邊扮演佳期。秋山縱盡黃其葉，謂君失卻之夢兒，必在其閒，有是理乎？放鬆口氣者，大好商量，春日之橋必赤其欄，秋天之路必

黃其葉，佳人思春必在荳蔻梢頭，才士悲秋必有鬢絲禪榻。凡此諸必，固皆不必也，言誠悠繆，彌近人情矣。陳注在「赤欄橋」下引北夢瑣言曰：「唐李匡威少年好勇，曾一日與諸游俠輩釣於桑乾赤欄橋之側。」云云，其言甚怪，豈清真少時亦曾在渾河上與關西大漢喝白乾兒麼？否則怎以此典入詞？不然，陳氏慎矣。皆不然！舊注之妙能不使人感歎，此卽前迹「何等意興」之說也。於「黃葉路」下又據談苑引僧惟鳳詩：「去路正黃葉，別君堪白頭。」故知少章氏別有會心，原不爲初學解釋字句也。今非昔比，不獨時序有肅溫之異，此身亦有衰健之分，少章之注能闡清真之微，而僕之解足補少章之闕矣。讀者疑吾言乎？請疏而證之。按清真此句實用前人詞意。花間集卷一溫庭筠楊柳枝：「宜春苑外最長條。閒裊春風伴舞腰，正是玉人腸斷處，一渠春水赤欄橋。」着春字特多，此赤欄橋，疑乎否乎？若曰：彼宮詞也，與此不類。同書卷十孫光憲楊柳枝：「闔門風暖落花乾，飛遍江城雪不寒，獨有晚來臨水驛，閒人多凭赤欄干。」尙疑乎否乎？若曰：此處奈何不肯言橋？謹對曰：不押均，夫赤欄干者卽赤欄橋也，上云水驛，此驛橋也。皇甫松夢江南：「人語驛邊橋，」可證。赤欄橋對黃葉路，工矣，而欄之對葉終似不甚工而實甚工者，蓋明以赤欄對，暗以柳色對也。

三者旣明，言其安章，可有三種看法，自然一首詞不會有三種章法。先將首二句看成

一小段。凡景光在眼，或憶想從前，好處相牽，頃刻捏合，此通格也。今則不然，桃溪秋藕已直揭本事，然後換筆細細分疏。「當時」一聯，其轉捩處。下片文字悉從「獨尋黃葉路」生出，此猶溫飛卿更漏子：

玉鑪香，紅蠟淚，偏照畫堂秋思。眉翠薄，鬢雲殘，夜長衾枕寒。梧桐樹，三更雨，不道離

愁正苦，一葉葉，一聲聲，空階滴到明。

下片直是賦得夜長耳。譚獻曰：「似直下語，正從夜長逗出，亦書家無垂不縮之法。」此予說所本也。「煙中」二句其色彩與黃葉相映，好看殺人，而境界故有弘纖之別。末聯繳足「今日獨尋」之滋味，結句更如神龍掉尾，不特回注赤欄橋，竟直寫桃花溪上矣。是爲初見。

徐觀之，又有一種姿態，卽把「煙中」二句看成夾縫文章，而其他作爲一「中段」，花花葉葉，隔句成文，茲列舉之。當時相候紅橋，寧非卽所謂桃溪歟？人如風後之雲，寧非卽所謂不作從容住哉？曰獨尋，是無續處也，而情悰如絮之沾，所謂藕斷絲連者非耶？只煙中二句未免落空，而妙卽在此。老子曰：「無之以爲用。」否則縱使鄙人割裂得不差，畢竟只是一篇三家村中文字，以之尙論，無乃可惜。

無何以妙？曰有故。竟無，何妙之有焉？讀者若以鄙言多而少中，勞而無功爲病，自係實話，卻不知少便更不會得中，逸便更不會有功矣。尙簡奈何？又貴多？記不云乎？有以多爲貴者，有以少爲貴者，夫言豈一端而已，夫各有所當也。解析者，創作過程之顛倒也。昔人詩不自注，卽是此意，彼豈真欲以啞謎留贈後人耶？如上言少年遊譚評似謎，是眼前一好例，彼固詞人，難免有此氣性。若當時他老人家懂得多說三五句之妙，不好得多麼。陳亦峯以「此中消息難言」了之，欲言又止，最爲得體，蓋不是知音不與彈耳。僕則不然，必求其故而言之，求之不得，則杜撰之，言之不得，又強言之，知音與彈，不知音亦與彈，所謂好事之尤，趣味之賊，大雅之人不肯爲此也。

於是有第三相，所謂三相非他，卽將一首看成一句，以無章法爲章法也。此似乎更須說明。若取譬於點睛，則「獨尋」二字，一字一睛也。欲明結尾二句之妙，宜在「煙中」二句求之；欲明「煙中」二句之妙，宜先尋「獨尋」之境界；欲明「獨尋」之實在滋味，遂不得作本事之推求。翩翩連連，若銜尾鴉，一首只是一句，此謂無法之法。僅依文立解，寧憚繁言。玩其首點桃溪，夫劉阮之於天台，固當自憐其緣，而自惜其緣之淺。奈何動輒怨彼天仙耶？不作從容住，用最輕筆，最不過癮，而最微婉。「秋藕」句重筆一頓，銀瓶入井矣，然世

閒何物不可取喻，獨取喻於此糾纏不清之藕耶？此畢其語，不盡其意；盡其意，而如縷絲者其韻味也。雖似乎將昨日今朝一氣說出，而卻爲下文留出無窮地步。

病桃溪之無印象，以赤欄橋足之，此固易知，而又開下，此猶未及言。蓋彼固一楊柳橋也，眼光射到情似雨餘黏地絮結句，針線之密，無可評量。獨尋句亦然，若無上文，則曰尋，何所尋，曰獨，本來是獨。唯其有上文也，故下一尋字，覺得有多少癡愚拗澀，下一獨字，有多少衰殘悲颯，而又飾以濃絢之彩色，排偶之聲調，斂奇才，抑柔情，使就文章之範，而從心所欲，不踰方圓，水到渠成，自然超妙。文賦曰：和而不悲，悲而不雅，雅而不豔，言全才之難也。兼此四德者，詞家中吾於清真僅見之耳。

故謬言之，「當時」承上，「此日」啓下；質言之，則二者意義，相待而成，情致自然之完整，並無所謂承上啓下，更不當直指甲爲承上，乙爲啓下也。此是論理，而在事實上，此等陋說亦未可厚非。蓋分析文章，類名家言，不如囫圇吞耳。但太囫圇又似參禪，亦不甚好，此義法之由來也。一切義法皆當作如是觀。

初不必問過片二句爲夾縫，還是正文，亦不必問其妙處究安在。夫文者上下文也，故認真說來並無所謂獨妙，獨則不妙矣。逕取之不得，則旁求之。旁者何？上下左右之謂也。彼

赤欄橋黃葉路原係無情，然既候之尋之，便是有情。世閒只春秋耳，奈人心中之有溫肅何。「獨尋」一句，有多少悵悵遲遲，款步低眉之苦。俄而自省，目之所窮，唯有亂山拔地，碧到遙天，冷雁悲沈，夕陽紅遠，以外則風煙浩蕩而已，風煙浩蕩而已，其可尋耶。於情致若何不著一字，唯將這麼一大塊極空闊極蒼莽極莊嚴，然而極無情冷淡的境界放在眼下，使人兀然若得自會其愁苦，豈非得盡風流乎。

通篇語語含情，唯此二句獨否，此其所以可說爲穿插也。然細辨之，始知許多情致語，以得此二句而始妙。否則直頭布袋，無味是一；脂粉氣多，膩人是二；呻吟絮聒，感傷是三也。馬東籬曰：「青山正補牆頭缺，」文章亦有此樂耳。

今有一境焉，既如此之空闊蒼莽矣，如此之莊嚴冷淡矣，而猶不覺其置身天地之間之小，殆非人情歟。俛仰盛衰，當年此日，縱屬可憐可惜，又何足深道哉。此透過一筆寫一筆之法也。清真或不定有此意，自然誰敢說定無此意，但有此種看法，則結上便好。

何獨承上，逗下尤佳。逕入「人如風後入江雲，」如「天衣不縫，針線難尋，亦自然而已。」此句含義極渾泛，陳言「人不能留，」卽予以「不作從容住」爲說，然固未盡也。其與上文，蓋無不通連。陶詩曰：「萬族各有託，孤雲獨無依，」以興貧士最爲深美。當時相候赤欄

邊者今日居然獨尋黃葉路矣，此身無定若此，則風後之孤雲也。寧非絕而不續者乎？

其於「煙中」二句如何相生，只可譬之潛氣內轉，在他人視之，恐將曰：「不說，我倒明白，你愈說我愈胡塗了。」何謂潛氣內轉，殊恫怛而不能諦，質言之，以不轉折爲轉折也，卽不須我轉折得，他自然會轉折也。其難了解如故，唯可比擬耳，如七里瀧行船也。不特文境相似也，風物正復依稀耳。夫知山川之紆曲，觀天地之圓方矣，則輕塵墜露之感，驀然兜的上心來，其閒豈尙有所謂轉折之存在乎？苟有賞心，必不待予言矣。觀其立喻，近取諸身，遠取諸物，江上風雲並入感覺範圍，昔之以有情見彼無情者，今又以無情吞納有情矣，冥冥坐忘，泠泠而善，大有天地與我並生，萬物與我爲一之概，妙在是卽目，對景掛畫，不消費得氣力，又妙不深說，不落頭巾窠臼，如拙說也。——拙字實妙！

清真詞結句最工，此亦其一。陳氏謂「呆作兩譬，別饒姿態」，雖簡而善。「呆」字「別」字又極分明。然不便初學，因初學每每要問如何呆了，如何會別？此固難言，卻正不得不不言，詞話有詞話體，詞釋亦自有體耳。

用大排偶法，上文會交代過，卽「桃溪」二句，「煙中」二句皆散而非整，亦曲說而合之。然而八句之中，實有兩句不對者，卽結尾之兩句是也。對得這般齊齊整整，所謂呆作

兩譬，今反而說他不對，無乃弔詭不近理。假使不弔詭而復近理，豈不又是白雨齋詞話麼，此固非白雨齋詞話也。——話原不過這麼說說的，說他是對偶的便怎麼樣，難道他不對麼。鄙人不過說一聯是兩段，兩個意思，換言之，在結尾突作一拗筆耳。

在清真詞中屢見此項句法，如傳誦頗廣之六醜結尾，「恐斷紅尚有相思字」下倒接一句「何由見得」。（白石暗香酷摹之）如解連環全作怨詛語，結句則曰「拚今生對花對酒，爲伊淚落」，竟把通首一筆勾之也！參證易明。

夫哲理詩情之難兼美，蓋自昔而已然。列御寇莊周豈不遠乎，以之入詞則愒彼癡男怨女固詞曲之當行也。此所以在最後必要拗這麼一句，若竟不拗則作意落空，亦不會有詞了。予豈好拗哉，予不得已也。

又豈獨「呆」而已耶，說這像什麼，那像什麼，立刻說完，就此不說，此孩提語，奈何當眞以之入詞，然而竟以之入詞，此所以爲清真也，卽陳氏「似拙實工」之說也。若況氏重拙大之說，較陳爲愈密，今仍不暇辨，然已不覺言之長矣。

蕉萃如霜前葉，飄飄如風後雲，漸漸露出垂年下世的光景，又不獨遲莫而已。人生至此萬念皆空，而耿耿此情仍復一靈不昧，若而人者其賦才如此之柔厚，何必以詞論哉，此

詞之魂也。僕不會讀放翁詩，而愛誦其莫年沈園詩，以爲全集恐無逾於此者，陋而自信其陋，亦一癡也。

陳曰：「不病其板，不病其纖，此中消息難言。」今請言此難言者。夫不病板者，其筆健也；不病纖者，其情厚也。於流散中寓排偶，亦於排偶中見飛動，又於其中見拗怒，復於拗怒中見溫厚。春華秋實，文質份雅，其辭麗以則，其聲和而悲。大巧若拙，大辯若訥，非清真其孰堪之。斯足領袖詞流，冠冕百代矣。（清真之性格，參看清真先生遺事引樓鑰序。）

末句好在一「膩」字，卽全篇亦好在膩字上，唯過片二句，大筆濡染耳。真是膩得可以。夫膩豈易言哉，柔厚之積也，非偶然也。柔厚之積，是情膩也，如秋藕絲，如春柳絮，如黏地絮，如雨餘黏地之絮，是喻膩也。八句四韻，四對仗。通體七言，是調膩也；自九御而十遇而十一暮，是韻膩也；末句「雨」「餘」二字，雙聲疊均，（雨，上聲，馭，餘，平聲，魚，爲平仄均）復同爲撮口呼，與絮字亦爲疊均；而絮與地相鄰，（絮，去聲，御，地，去聲，至）地與似又爲疊均，（似，上聲，止，止至同部）七字之閒，如絲引蔓，如漆投膠，是和膩也。故雜誦全章，尤其是到煞尾，唯覺膩字之的當，而猶病其不足，如飲醇醪，如邀明媚，（醇，酒，婦，人，來，得，湊，巧）豐若有餘，柔非無骨也。於是「別饒姿態」之姿態也者，又隱躍而可會矣。夫清真遠矣，僕何足

以知之，唯作陳氏箋疏耳。以嬰武聲氣爲博士買驢寧不自晒其塵下，然苟有千慮之得，發其所未發，則亦亦峯氏之功臣也歟。其於清真又豈能無卓爾之歎而彌切高山景行之思乎。

鳳來朝

逗曉看嬌面，小窗深弄明未徧。愛殘朱宿粉雲鬟亂，最好是帳中見。
說夢雙蛾微斂，錦衾溫酒香未斷。待起難捨拚，注任日炙畫闌暖。

好一幅曉窗睡美人也。天生一段好，真真好得來，認識的也知道好，不認識的也知道好，您點頭，不呢？

片玉集中題編者所加，此篇題作「佳人」，卻尙貼切。佳人好相唯在於姿。神女賦曰：「姿態橫溢」又文賦曰：「其爲體也多姿」無他，文如其人耳。「玉豔珠鮮」「柳欹花鞞」者，姿也。

「逗曉看嬌面」入手擒題，而次句卽頓。天明矣，以小窗之深故弄明而猶未徧。無非片餉之延挨耳，卻有多少的從容，是期待，是留戀，是惋惜……是的，也都不在寧耐，猶是深

閨夢裏人耳。

緊接一句，「愛殘朱宿粉雲鬢亂，」文殊婉而格大適。吾輩但以箇中人之那般活現爲快，如何而活現而覺得快活卻每不暇辨。以措辭精粹爲解，難道不精粹麼？是矣，而未盡也。剛健者氣，婀娜者姿。畢竟是姿也，執柯伐柯也，美人詞以活的美人做胎子也。固亦有所出。鄭叔問評本曰，「王建宮詞『宿妝殘粉未明天，』此詞前闕所本，」斯言是也。惟姿態之勝，有青出於藍處。

筆致的挪轉，語氣的吐納，顧盼飛揚，無垂不縮，上片結句遂於此回環往復中直下深微，而在瑣窗羅帳閒遲回一霎。寧耐的心情至此完全揭出，讀者當知吾前言之非傳會也。然竟似複矣。似複而又不複何？蓋一筆渲染，作兩層鉤勒耳。周保緒曰，「清真渾厚，正於鉤勒處見，他人一鉤勒便刻削，清真愈鉤勒愈渾厚。」（宋四家詞選序論）此言是也。以景言之，皆臃明也，以心情言之，皆寧耐也，一筆也，複也。然而不然，小窗弄明，夔而不見也，是臃明之臃明也，是期待之寧耐也，有一星半點兒不耐煩之寧耐也。最好帳中見，觀之不足也，已不甚臃明而要他多臃明會子的臃明也，痛癢相關之寧耐也。正於鉤勒處見渾厚，則厚之至也。妙在其上「殘朱宿粉」句已把美人寫得威靈顯赫，爲造化憐才，爲美人惜遇，則愛此

朦朧固人之情也，未免節外生枝矣。——即不節外生枝，亦人之情也，您不怕您眼睛花麼？申言鉤勒之義，他人何以薄，清眞何以厚。釋之曰，以鉤勒爲鉤勒則薄，以不鉤勒爲鉤勒則厚。或曰，濫調耳，請再釋之。曰，描頭畫角是鉤勒也，鞭辟入裏是不鉤勒也。鉤勒是了解清眞詞之入門，然何足盡之哉。若曰「愈鉤勒愈渾厚」，言至善也，不愈重君惑耶。

不避低能之誚，請再釋「帳中」，非爲我輩。有如我女兒伊已不識「油盞火」了，今奈何吝此一言耶。漢以前之帳約相當今之帷，今之帳古人謂之斗帳。此大概與席地或用胡牀有關，卻未能考。即斗帳之帳，在新生活中亦已漸近沒落。「紅羅複斗帳，四角垂香囊」，除非你看見過舊式新娘娘的牀帳纔會覺得親切有味。古人居帳中陰陰見，今人之帳赤裸裸以至於乾脆不用，假如沒蚊子。所以你若把帳中見之帳，當作歪作一個畸角上，圓頂印度紗的外國帳子看，那就一場胡塗兮。

帳以厚重之絲綢爲之，綴以繁穠的珍飾及厭勝之具，而冬日之暖帳尤爲厚密。（詞寫冬景，見下。）故以帷名者，曰鴛帷，鳳帷，翠帷，犀帷……以帳名者，曰羅帳，寶帳，銷金帳，五彩流蘇帳，紅羅複斗帳……下一複字其厚可想，下一紅字暗亦可知。——你的膠捲不是不怕紅燈麼？至於今之帳，疏散如煙，其厚薄約當於古之紗廚，清眞浣溪沙「薄薄紗廚望

似空一可見。在我幼年，雖蚊帳也用較厚的夏布作，其上有稠密的青花。這種青花夏布帳子，在南方還廣汎的用着罷。

流連促景，珍重朱顏，信有之乎！屋梁初日，彼姝者子在我室兮，且在我旁矣，自以帳中見爲佳耳。斯情景無閒之筆，自然之妙也。曰加倍渲染，何其言之淺耶。斧斤在握，傷手寧辭，縱來者實笑，不猶愈於使我交臂失卻古人乎？夫來者積薪，將擅凭虛俯下之勝，暫時未笑，亦總有一天會笑的，而故人長往，能無登山臨水之悲，行行長在眼，愈走也就愈遠了。難誣來哲，大媿前賢，歧路之前何去何從，識者辨之。

如此足盡帳中見乎？曰未也。何其繁耶？曰實繁。繁可省乎？曰不可。如何而可省？曰不說便省。不說可乎？曰可。作者寧知繁耶？曰不知也。一點而已矣。一點何繁？曰引申故耳，其射出之線則無窮也。曰引申何爲？曰說也。不說可，奈何說？曰說亦可，不說亦可。何謂說，何謂不說？曰，這個是不說，那個是說。若曰這個是這個，一點也不會錯，然而是不說也。若曰這個是那個，畢竟不知道有多少那個，那會不錯呢，是說也。故曰，解析者創作之顛倒也，顛倒衣裳，倒顛裳衣，一化爲多，將繁喻簡也。然而不然，苟以多爲一，以繁爲簡，則又斷斷乎不可，此所以修詞文法等雖列專科，而與制作之本終隔一塵界。今吾子憚煩則愈煩矣。

夫帳中者密寵難疏，深嚴之地，寧獨陰陰見耶？斯不盡之驗也。昔在憶及燕知草中用「窩逸」一詞，鄉談也，未加詮注，滋人之惑，有面質者，且有專函垂詢者，致僕大感狼狽，當時覆語云何已不省憶，唯有一喻記其梗概焉。

秋風始勁，寒夜初長，小兒飯飽，被伊母催促去睡，而情若不甘，輒從厚棉被中伸出一雙點漆的眸子。於時簾帷窳地，燈火搖明，若眠歌之甘柔，若語笑之零亂，若刀尺之閒冷，與夫樗蒲之繁熱，人各欣其勝業，謂殘夜之尙遙，何況小兒，小兒居無涯溫愛之中央，覺天地之方大。我們說這小孩舒適，安耽，甜美麼？都不。我們往往說，「你看這小孩多窩逸。」——可不是窩逸。

你懂得窩逸了罷？亦以此懂得帳中見否？可與言詩矣。彼十萬鈴幡，無乃太多歟。夜奏通明，性子亦急個些兒。夫不離乎尋常日用之間，而密意深情，零愁遙怨，蘊蓄無端，默然有會，若是者謂之微婉。娑婆濁世，好意難有，意好而出之以微婉，則難有中之難也。微婉之境，使今人旦夕遇之，必曰「不過癮」，其實作者當時又何嘗過癮呢，然而伊覺得寫了也就算了，此其所以難也。下筆不能自休，先士所譏彈，僕知罪矣，然非今日之論也。

下片四句均折腰格而未句直下，如左式：

說夢一雙蛾微斂。錦衾溫一酒香未斷。待起一難捨拚。任日炙畫欄暖。

此詞以姿態勝又題作「佳人」而實寫佳人姿態者，一首只「說夢」一句，而「說夢」一句中又只「雙蛾微斂」四字是實寫，蜻蜓點水之筆，猶清真丹鳳吟「弄粉調朱柔素手」句，猶小山臨江仙「兩重心字羅衣」句，粉痕脂澆唯此而已。以文字代感覺難而非以鉤想像易而是，固不獨寫豔爲然。卽清真集中實寫美人亦非無俗筆，如望江南「寶髻玲瓏」二句之類。

「說夢雙蛾微斂」一氣讀之，有一氣讀之之妙，頓挫讀之，有頓挫讀之之妙，一轉以神情言，一通上下文言之也。「說夢」是醒了，「雙蛾微斂」又是要睡罷，另外有一人自己老是這麼磨咕着，而美人之美卻多半在其磨咕中見，此通上下文之領會也。以上言之，醒已遲也，以下言之，又慵起也。「酒香未斷」既找足昨夜歡恣，又將朝慵緣故輕輕收拾，隨手變換，針縷細甚。漱玉詞曰：「被冷香銷新夢覺，不許愁人不起。」此對鏡臺打反鏡，飛卿所謂「照花前後鏡」也。彼曰「被冷香銷」此則曰「錦衾溫酒香未斷」也；彼曰「新夢覺」此則曰「說夢雙蛾微斂」也；彼曰「不許愁人不起」此則曰「待起難捨拚，任日炙畫欄暖」也。一個是要不起來而不得不起來，一個是要起來而偏偏起不來，觸手蘭

芬都成愁豔，又大有將正立的照片翻過來，逕見其背之樂。

此猶其形跡然也。漱玉彼詞清無可嚙，過頰卽空，清真此詞豐若有餘，到口立化。然此猶其筆墨之蹊徑也。尋其根柢，寧有二耶。目悽神悚，是醒之情，必逕呈其陡削，柳暝花困，是睡之態，必曲貌以葳蕤，然此猶局於文情也。諦觀之，陡削而愈韶秀，足徵漱玉之良奇，葳蕤而反適逸，以見清真之甚大。通乎性情之際，特假借之以言文耳，以爲根柢在是，失之遠矣。作者當日不知其所以然，讀者今日亦不知其所以然而然，無閒之妙，吾何閒然哉。彼輒曰某某風裁如何，某某格調如何，皆耳食也，目論也，人世雖大，風裁格調又在何處耶？若曰在吾懷中，則寸心固足以括之也。若曰不在懷中，又安在耶？此不可不辨也。借曰有之，亦如行雲流水耳。觀者祇賞其幻變，以爲舒卷漪淪得大自在，而不知彼受他力之支配，正有其大不自在處。此又不可不辨也。

詞寫冬閨。飛卿菩薩蠻「暖香惹夢鴛鴦錦」，雖是新春情景，然彼錦衾溫之不冬，固無礙此錦衾溫之爲冬也。至少亦無由證其非冬。觀其逗曉弄明，遲遲不曙，通篇復不見花鳥點綴，與夫「日炙畫欄暖」句……或曰「春暖春暖，暖一定是春」，無如之奈何。然日已高春，畫欄乍暖，亦春融氣象否？至於新年殘歲，節候依稀，當參校清真他作以辨之。

折腰讀之，說耳，不如是讀未爲不可，惟「待起難捨拚」句若一氣讀下，確未免有大嚼瑤柱之恨。遇新式標點家又必在「待起」下加一「，」也。說「說夢雙蛾微斂」爲醒來乍復朦朧，讀者疑其虛誣，說「酒香未斷」爲補足宵來事，讀者又謂其淺陋，今若說「待起」爲獨自磨咕，讀者不又病吾言之傳會乎。夫古賢心事有不可知者，其遺跡蕩爲煙雲有不可求者，幸而僅存，稀矣。舉一以概其餘，知者不爲也。然知者不言，奈何有道德五千言耶？猶龍之歎，豈不然乎！仁者見之謂之仁，知者見之謂之知，當其未見也，事在兩可，非知非仁，亦仁亦知；及其既見也，必執一端，非仁卽知，非知卽仁，甚至於仁則不復知，知則不復仁也。清真填詞當日只灑了一點墨耳，而乃區區必辨其仁知，所謂樊惱自取，不足惜也。視同文飾，亦聽之而已。

制作本也，片言居要，分析末也，多言少中，故勞佚之情殊也。質言之，凡物本不止有一種的看法，奈事實上只許有一種的觀點，雖彼此之間留有選擇之自由，而選擇之爲選擇則無復自由矣。卽如「待起難捨拚」句，其爲耽悅容華，流連忘返，雖爲自明之事，而此容華之動靜醒睡迄今尙無一人能知之，清真固未嘗言，亦未嘗不言，未質言耳。蒙竊有說焉，以爲帳中之美寧必顛狂，而忍耐之歡或熱於戲謔。夫求古賢之意必以大者遠者先之，況

未迂回而難通也，作「磨咕」之說。

南人或不解此，說之曰：待起難捨拚，即磨咕也。夫始欲以磨咕說待起難捨拚，而今又以待起難捨拚說磨咕，「這個」到底，是戲論也。卻未始不「那個」。欲起而逕起，則不磨咕矣；欲捨而即捨，則不磨咕矣。今日待起，待字是磨咕，曰難捨拚，難字是磨咕。串講之，由「待」而「難」，斯磨咕之至也。何以言之？待起雖未起，近於欲也，難捨雖可捨，近於不也，初作欲起之勢，轉成不捨之局，是拗折也。結以「任日炙畫欄暖」，如土委地，如水赴壑。夫不捨之情，不爲欲起所奪，而不捨終奪，卻欲起之勢，是直下也。拗折而復直下，不暫離乎衾枕帷屏之間，磨咕之至也。返觀其上，亦云爾矣。逗曉看嬌面，而繼之以小窗深，似未明而欲其明也；殘朱宿粉好在帳中，似已明而顧不欲其明也。欲天之速明歟，抑欲其遲明歟？不知也。欲端相之見歟，抑欲迷暎之見歟？不知也。雖不知也，亦未嘗不可知，磨咕而已矣。知其在磨咕，則無不知矣。若伊人半衾深擁，僅微顰其眉翠耳；殘夜妝梳，殢人寤寐；清芬薄醒，臙粉零灑，融淡雅於甘穠，煦寒淒以溫愛，鴛綾鳳錦之間，窗網瓶笙之側，氤氳蕩漾，撩亂繽紛，盡一微塵，皆旖旎之秀圍也，而彼支鬢昵枕，斷夢餘甜，蝶袖鶯簧，任渠歌舞，人之情也，亦文之情。漫天錦帳，更下瓊鉤，縱歡如流水，亦將無所逃於天地之間矣，猶自魂驚夢怯，託喻塵泥，

得勿微遠於人情乎。此其所以可以不醒也。以文情言之，如蘭言相醉，秋水照人，不特無所謂起，且無所謂待也。起何爲？待何說耶？今夫下文竟曰「待起」，待者不果之詞也，然而恕矣。歡也，奈何恕，必所歡之幽默（幽，幽深也；默，玄默也，自注。）有以激之使然也。此其所以不可以醒也。悠然一枕，不知有幾許滄桑。語曰，背裏打躬，其斯之謂歟。好看殺人也。若病其鄙俗，請易之曰，寤寐反側，於意云何？若反問鄙人，還是磨菇發得最好，以其平實而能盡也。天花亂墜，知音其勿聽乎。

結句分照全篇，「日炙」以照「逗曉」，「弄明」以照「畫欄」，「小窗」以照「帳中」，「畫欄暖」以照「錦衾溫」，而「任」字一領，先將「待起」掃卻，繼將「難捨拚」繳足，又如捲簾，層層倒捲而上，直到首句。此通上下文而析言之也。逕觀本句，是直下，是拙，是醒。堅臥帳中，大有將天地萬物置諸度外，任伊成敗，任伊生滅，而冥然一意，孤往無前之概。於是流連韶景，珍重朱顏，昔之融成一片者，今且斷爲兩橛矣。美人是主，流年是賓，以惜美人而并惜流年，是由主牽及賓也。以惜美人而不暇再惜流年，是意專在主而撇卻賓也。賓主分明是醒，主而勿賓，是拙是直。不拙不直則不醒，不醒則全篇惑矣。此皆就其可言者言之耳。若夫不可言者，又安得而言。有如長往之意，媚於駘蕩，愚直之辭，工於瑣鏤，少許之語。

勝於多許，彼單刀赴會，其風流儒雅傳誦方來，強於百萬之師，凡此種種都只可以神理會，不可以形跡求也。僕烏敢辭覲縷，當共信長言之之無益耳。

彼美信美矣，何其言之長耶？一 term 而已，一點點脂痕粉漬而已，他無有也。雖篇勿篇，且非句也。夫句者，有實辭有表辭之謂也。今無表辭，烏得曰句。佳人實也，悅之，表辭也，曰今無表辭何也？「余情悅其淑美兮，」似句之全而實非也。何則？天下豈有見美人而不悅者乎？以美而悅，不待言者也。易言之，悅人爲彼美所固有，非美之外別有所謂悅也。表辭之意，其實辭之中，故曰無表辭也。質言之，非無文法上之表辭，乃無意義上之表辭也。故必曰「心震蕩而不怡，」而文義始具足。今夫清真茲篇，謂賦得上一聯可也，謂之一 term 可也，謂之一 term 而枝葉文飾之可也，謂爲積句成章，則吾不知彼果何所見於章句而漫云爾也。

其以一微塵轉法輪者耶？其所謂敝而不議者耶？按而不斷者耶？其以忍耐心觀照萬物而於一己之懷若有所慊然者耶？嗟乎清真，吾安測其所至！夫令曲爲體卑而遣意遠，花閒尚矣，北宋之視花閒，聲色大開，古意將泯，人人知之矣，而其合作若斯之儔，又駸駸乎奪古人之席而與之抗，甚至入室操古人之戈而逐古人。其面貌不得不與古人離，而其根柢又不得不與古人合。惟其合也，未嘗一標革新變古之名，而古遂終不可復。自詩家有杜陵，

而唐以後詩皆不得不與古人爲敵國矣。詞家有清真，而北宋以後詞皆不得不與古人爲敵國矣。雖曰氣運使之然，若夫二子者豈非英霸之奇才乎。

寫豔之工當無逾花閒，然其根柢實是唐四六，溫李詩，幻夢似的雰圍，卷畫的樓臺，沙羅裏着的美人。北宋諸家，其令曲多從南唐陽春變化，學花閒者甚少。惟方回卓爾自立，堪並清真。清真詞之根柢是「古文」，宋四六宋詩，白描人物，「清露晨流新桐初引」般的美人，近代的仕女圖。（王靜安所謂常人之境界。）其動人懷想雖同，而如何動人懷想卻不盡同。讀花閒，我們總覺得他是玉臺香奩。讀清真，我們覺得他在那邊跟我們說他的戀愛故事，我們會聽得入神，忘其所以。陳郁曰：「二百年來以樂府獨步」，則風流遠矣，「然非入人之深烏能如是耶。」

卽以本篇言，觀其描寫美人最是主觀，其容貌只「殘朱宿粉雲鬢亂」七字，其姿態只「說夢雙蛾微斂」六字，以外只見另外一個人（我）在磨咕。若循其章旨又最是客觀，除悅人爲當然外，一句多話也不說。是實敘乎？回想乎？不說也。是傷感乎？還是喜歡乎？不說也。此乃令曲，爲體性所限，一大原因也，而良不足以盡之。無論如何，在未定之頃留出一點地位說一說，總是可以的。就算不是量的而是質的問題，那末，不能說得過火罷，說得蘊

藉一點也總是可以的。但他總之是不說，不說當然有原因；求此原因不得謂之深求，說此原因亦不得謂之多說。

於何處求之？求諸一詞不得，則遍求諸他詞，求諸詞集不得，則旁求諸詩文集而尚論其生平。今日限於題有所不得盡，然寧無一言清真之所以爲才子，絕非如俗口所傳摹者。樓鑰之序清真文集（見清真遺事引攻媿集）曰：

而樂府之詞盛行於世，莫知公爲何等人也。……蓋其學道退然，委順知命，人望之如木雞，自以爲喜，此又世所未知者。樂府傳播，風流自命，又性好音律，如古之妙解，顧曲名堂，不能自己，人必爲豪放飄逸，高視古人，非攻苦力學以寸進者；及詳味其辭，經史百家之言盤屈於筆下，若自己出，一何用功之深而致力之精耶！

惜清真詩文今佚多存寡，不能一一成之，然此固非深知先生者不能言也。王靜安人閒詞話，尙以爲美成劣於歐秦，而於遺事，則曰「詞中老杜，斷非先生不可。」蓋亦自悔其少作矣。（詞話在先，遺事在後，見趙斐雲先生撰王年譜。）知人論世，談何容易。

夫清真有極高之天分，而又爲其學力所屈折者也。詩中少陵，正堪姊姒。天分之在文章，豈有他哉，亦曰性情而已。故有聰明而不渾厚者矣，未有渾厚而不聰明者也。以小慧爲

聰明，翮其反矣。張玉田曰：「美成所作之詞，渾厚和雅，」知言也。夫渾厚者，生知也，不學而能也，不可庶幾也，似是一大事，然反正是這麼一回事了，雖大而小也。惟出之以和雅，則斷乎非有極深之學力不辦，困知也，彼學而能則我可學而能也，可企而及之也。其可庶幾乎？不得而知之。此乃真正的一大事也。

清真慢詞，豈獨兩宋一人，卽武斷其冠冕，百代可也，而於區區短曲，仍用盡師子搏兔之力，其天分已可妒，其學力更可畏，其誠又至可感也。彼蓋忠於其生平追蹤之「恍惚」而若自忘也。吾友浦江清曰：「東坡詞中時時會跑出一個東坡居士來的，」而清真詞中固不數見清真先生之跡也。惟滿庭芳一詞有投老江湖之感，西平樂一序有烈士莫年之悲耳。敍而不議，按而不斷，其以此乎？此求諸詞外而可揣擬也。其忍耐心情，旣度絕凡流矣，能事之多亦不可測也。

或曰：「此一點脂痕粉漬，其奈之何？」曰：終無奈何也。其可揣測乎？曰：可於清真詞中求之。

簾烘淚雨乾，酒壓愁城破。冰壺防飲渴，培殘火。朱消粉退，絕勝新梳裹。不是寒宵短，日上三竿，殢人猶要同臥。如今多病，寂寞章臺左，黃昏風弄雪，門深鎖。蘭房密愛，

萬種思量過。也須知有我，著甚情悰，但你忘了人呵。（滿路花）

「簾烘」一句卽「小窗」，「帳中」也，「酒壓」一句卽「酒香未斷」也，「朱消」二句卽「殘朱宿粉雲鬢亂」也，「不是寒宵短」三句卽「弄明未遍」，「錦衾溫」，「待起難捨拚，任日炙畫欄暖」也。一題兩作，彼詞整整添了「過變」以下，而不覺其多，此詞分明少了一段，而不覺其少。反之，剪取半江春水，竟似歇後語矣，蛇固無足，子安能爲之足哉。譬如鳧脰鶴膝修短雖殊，而其秉賦自然初無二致。然與其謂爲天開文運，毋寧謂爲大匠之規矩也。何則？若無甘苦疾徐之感，自赴腕下，塵世豈真有淨等我們來抄之文章乎？

此第以長短言也，再進而辨其體性。「令」以韻味勝，一涉議論不知減卻多少韻味，故議論縱佳猶或不償所失。慢詞則院宇深弘，波瀾壯闊，若毫無議論便難得完篇，完篇矣，亦似不會過得癮。考之「詩」義，慢詞左說右說，似乎是比较而每近於賦，許多筆只是一筆，意盡辭中而辭勝於意。令詞一筆直下，什麼也不說，似乎是賦，而最近比興，一點淡墨四圍皆到，意在辭外，勝於辭也。斯二者特其一例耳，兩兩參照而情可見矣。但緣彼詞之爲回憶，判此詞之亦然，則又大可不必。即使真能斷定其確爲回憶不爲其他，又奚益於文心之了悟哉。清真又何嘗歇後，故曰「不必」也。

惟以滿路花詞中意及其在汲古閣本之標題（冬情）足證鳳來朝所未及詳之節候，辨殘年新歲於幾希，亦未爲全無益耳。雖成前說，大非本懷。彼殘年也罷，新歲也罷，作者既不會言，其必無涉於詞旨也可知，奈何苦苦見追好事者爲之賞心勿道也。

注：汲古閣本曰「待起難捨拚」清真集作「待起又如何拚」按兩本均佳，殆屬先後二稿，而作「又如何拚」則尤妙，其磨咕拗折之神情尤爲顯明，但文字久已寫成，欲修改或須重做，則不甚便，故仍其舊而附識於此。

蝶戀花

月皎驚鳥栖不定，更漏將殘，轆轤牽金井。喚起兩眸清炯炯。淚花落枕紅綿冷。執手霜風吹鬢影。去意徊徨，別語愁難聽。樓上闌干橫斗柄，露寒人遠雞相應。

上疊起首三句是由離人枕上所聞，寫曙色欲破之景，妙在全從聽得，（月皎爲鳥栖不定之原因，着重仍在鳥啼，不在月色也）爲下文「喚起兩眸」張本。鳥啼，殘漏，轆轤皆驚夢之聲也。下兩句實寫枕上別情，「喚起」一句能將淒婉之情懷，驚怯之意態，曲曲繪出。美成寫離別之細膩熨貼，每於此等處見之。此句實是寫乍聞聲而驚醒，乍醒之眼應曰

朦朧，而彼反曰「清炯炯」者，正見其細膩熨貼之至也。若夜來甜睡早被驚覺，則惺忪乃是意態之當然；今既寫離人，而仍用此描寫，則似小失之矣。美成早梅芳曰：「正魂驚夢怯，門外已知曉。」可與此句互相發明。此處妙在言近情遠，明寫的是黎明枕上，而實已包孕一夜之淒迷情況。只一句，箇中人之別恨已呼之欲出。「淚花」一句另是一層，與「喚起」非一事。讀者勿疑，試着眼於一「冷」字，便知吾言不誣。紅綿爲裝枕之物，若疎疎熱熱亦只能微沾枕函而已，決不至溼及枕內之紅綿，且不至於冷也。今既曰「紅綿冷」則淚痕之交午，及別語之纏綿，可知知矣。故「喚起」一句爲乍醒之況，「淚花」一句爲將起之況，程敘分明。兩句中又包孕無數之別情在內，作一句讀下，殆非善讀者。離人至此，雖欲戀此枕衾，已至萬無可再戀之時分，於是不得不起而就道矣，在此逗入下片。「執手」三句已起矣，由房闈而庭院矣；「樓上」兩句已去矣，由庭除而途路矣。上極其委婉紆徐，下極其飄忽駿快，寫「將別」時之留戀，「別」時之匆促，調與意會，情與詞兼矣。末二句上寫空閨，下寫野景，一筆而兩面俱徹，閨中人天涯之思，有非言說所能盡者。「一聲村落雞，飛卿更漏子」結句，此易一爲多耳。清真善用前人絕構，略加點染，便有味外味，今人輒曰創造如何，因襲如何，半耳食之論也。

中卷

阮郎歸（一名醉桃源）

冬衣初染遠山青，雙絲雲雁綾。夜寒袖溼欲成冰，都緣珠淚零。情黯黯，悶騰騰，身如秋後蠅。若教隨馬逐郎行，不辭多少程。

「冬衣」二句，花紋顏色並妙。嘗謂花間所寫爲古典之美人，清真所寫爲較近代之美人，花間美人如仕女圖，而清真詞中之美人卻彷彿活的。因爲這話怕不容易說得好，一時亦未必有人愛理會它，長懷此意也。偶然凝想而已。北宋令詞往往有此等佳處，如賀鑄東山詞，又不獨清真如此。陳亦峯所謂「美成小令以警動勝，視飛卿色澤較淡，意態卻濃」是也。

恁看，多地道，真實，漂亮的打扮，而不是無文理不成片段，古典的罨畫的眩耀。（這並不說要是那樣就不好。）

遠山青者，黛色。片玉集三，少年遊下陳注，「趙合德爲薄眉，號遠山黛，乃清明遠山之

色也。那多好！至少不輸「雨過天青雲破處者般顏色」也。秋日多晴明，秋山向晚青，學眉彎於鏡裏，雅致語有若恆言，而聞深閣之裁剪，則常情猶堪獨劭也。如天際彩雲，舒卷無心，疑境疑情，轉幻轉豔，又不獨以顏色花樣破美人之涕淚，起俗士之妄想已也。

初染者新衣也。飛卿曰：「新貼繡羅襦。」雖鏡裏蛾眉歡戚不同，而愛好出之天然，亦殆無二致。「自伯之東，首如飛蓬」固另是一說，而君獨不聞幽蘭空谷之喻乎。說到「雙絲雲雁綾」，不由得想起紅樓夢來。我們每奇怪那書上的美人兒常穿綾襖，綾的坎肩兒。雙絲，言其緻密也；雲雁，其花紋然也。這雖不錯，卻殊不止此。飛卿又曰：「金雁一雙飛，淚痕沾繡衣。」卽此詞藍本。同一雁也，彼以金線刺繡，此乃織就的花綾耳。其用雁何也，同用雁又何也，豈偶然耶，抑以雲外山河，惟憑雁足，空閨寂冷，盼個人人乎。觀彼上文曰：「故人萬里關山隔。」此則曰：「冬衣初染遠山青。」豈非文家一定之局乎。局雖前定，而文境不必盡同。彼篇陳說本事，取塗較直。此則遠山之色，雲雁之紋，似皆瑣筆纖描，不復因緣情事，而雅淡妝梳疑見其畫，明璫膏沐如見其人，間中着色，斯已奇矣，更蹙關山以紋繡，而思遠道於爐煙，此猶恨綺愁羅，縫作上清衣袂也。飛卿於「新貼繡羅襦」下接「雙雙金鷓鴣」，亦此意耳。更推而遠之，無非關關雎鳩，村夫子見識不過如此。蓋此邦文藝，由來已久，論其

法度前修有作幾無不具，而來者實難，徒展轉因仍，終難脫其圈套，「千古文章一大偷，」
「遞相祖述復先誰」既慨乎其言之矣；若豪傑之士奮乎百世之下，又不可以一概論耳。
或以因襲多於創造病清真，殆非真賞。

僅讀此二句，似有脂光粉潔的美人盈盈欲下，而讀至「夜寒袖溼欲成冰，都緣珠淚
零，」則又不然，原來卽上引溫助教之「淚痕沾繡衣，」唯以二句化爲四句耳。飛卿輕雋，
猶存古意，美成重拙，一似宣政間之時裝也。於淚眼婆娑裏，兀自看金雁一雙在那邊要飛，
果然斌媚得可憐，而一件纔下剪的新衣服弄得啼痕狼藉，而淚復成冰，簡直有點兒狼狽，
尤爲無依可傷。寒宵淒厲於柔弱畸零不遑假借，自覺「天寒翠袖薄」之薄字，老杜尙爲
伊之佳人留得一些身分也。此之謂古意。

過片承上。「身如秋後蠅」句吾友廢名下一逗號，此用句號。因爲我向來讀到這兒
總這麼一頓，不蟬連而下的。此五字妙喻天然，輕輕讀過，卽妙。襲故彌新固清真之長技，似
宜多說以期無負前人，然而驪頷之珠已被伊人先得，（注）讀者有會，當可自喻，而無待於
絮聒矣。

注：廢名有短文名「蠅」，茲節錄杜甫詩「況乃秋後轉多蠅」，我們誰都覺得這些蠅兒可惡。若女兒自己覺

得自己悶得很，自己覺得那兒也不是安身的地方，行不得，坐不得，在離別之後理應有此人情，於是自己情願自己變做蒼蠅，跟着那的馬兒跑，此時大約拿鞭子揮也揮不去，而自己也理應知道不該逐這匹馬矣。因了這個好比喻的原故，把女兒的個性都表現出來了，看起來那麼鬧哄哄似的，實在閨中之情寫得寂寞不過，同時路上這匹馬兒也寫得好，寫得安靜不過，在寂寞的閨中矣。

轉折之詞曰「若教隨馬逐郎行，不辭多少程。」到了秋天，蒼蠅老是懶洋洋的，南窗晴日，偶一瞥見，有時落在書上，用手一捏，軟軟的感覺，「在這兒了，」不必滿屋子找蠅拍，提心弔膽地去打，如豐子愷君呼之爲暗殺者。以之喻他，彌見苦心，局中人以之自喻，趣卑而情深也。然而忽教伊逐郎馬而行，則千里萬里且猶行所無事，而況於几席之間乎。廢名求其立喻之要點，側重「黏」字，今則兼明全章之旨，不得不把一意分作兩層。這麼這麼，淹煎無那，假如那麼樣呢，立刻身輕體快，初不必相形相對，而情見乎詞矣。夫隨郎馬者，以文意言之，當然還是蠅（文選五十五劉孝標廣絕交論「附駟驥之旄端，軼歸鴻於碣石」注引張敞集曰「蒼蠅之飛不過十步，託驥之旄乃騰千里之路」此清眞所本）廢名之用逗號本不誤也。今改用句號者，豈不以既附驥尾而致千里，則其前程遠大，自不可以咫尺限，亦不必再以蒼蠅觀乎。反正有郎馬在也，則其不知有天涯亦宜。善言女子之懷，

當無如清眞矣。然則秋蠅一喻，信爲警策，如廢名說，「看起來文學裏沒有可迴避的字句，只看你會寫不會寫，看你的人品是高還是下。若敢於將女子與蒼蠅同日而語之，天下物事蓋無有不可入詩者矣。」是爲通論也。

夫秋蠅之於一室，凜乎其未可踰也，苟逐郎馬而之天涯，則天涯且不能限之矣。夫一室天涯之近遠，人人知之，一室且不能逾，獨能逾天涯乎。今云爾者，於情若悖，其理無差。何則？如彼云云固通論也，而以閨閣言之，亦未必爲甚通。何則？閨中人固雖不能逾一室，而獨若能逾天涯者也。天涯之於女子，甚遠也，郎馬之於女子，甚近也，甚遠者恕，甚近者昵，恕不相妨，昵則逕隨之去矣。蓋其心中眼中之困苦艱難萃於一室，而獨不在於天涯也。余曾有句云，「玉梯幾尺須迴步，說甚天涯行路難。」彼初不知見天涯，更何有於行路之難乎？若曰雖不知不見也，然而可想，此難良佳。試問此想，得耶不得耶？不得斯無想已，想像之而得之，則亦歸而包錐付之郎馬已耳。不知艱難，一相情願，寫女子之善懷，蓋有如此者。情不知所起，一往而深，深不知所終，而終歸於柔厚。夫其獨詣之妙，不當以形跡論，已暗奪前人之席，兼服來者之心，豈述而不作之謂乎。筆窮心之所之，吾心不得不隨彼筆而往矣。自省鄙言都成冗贅，悔其少作，無可如何，既已寫出不妨大家看看。若云得作者之意，則世人各有

心眼，豈可欺乎。

三十六年四月修改

前調

菖蒲葉老水平沙，臨流蘇小家。畫欄曲徑，宛秋蛇，金英垂露華。燒蜜
炬，引蓮娃。酒香醺臉霞。再來重約日西斜，倚門聽暮鴉。

此詞有三奇，一章法之奇，二句法之奇，三意境之妙。調凡八句，以四句寫景，兩句記豔，（過片三三句法，即破七字句爲二，以樂拍言只是一句，連酒香醺臉霞爲兩句，）似乎明白，然憶之與想，真之與幻，今之與昔，咸不辨也，全爲虛宕之筆，得末二句叫破之，此章法陡變之奇也。夫以上片寫景，留出下文轉環，方有回旋之地。今則不然，閒閒迤邐行來，無言荏染，有意延俄，直至四句之多，始以銀臺挂蠟，捧出吳娃，着一「引」字，抵得「千呼萬喚始出來，猶抱琵琶半遮面」，姿態全出矣。嬌女麗矜，不僅嬌羞無那。起首至「臉霞」此三十五字一種境界，宜爲一句，而下之七字卻分三段，再來是一重約是二，日西斜三也。合結尾言，實爲跨句格，日西斜與倚門聽暮鴉宜爲一句，皆實景也。此句法繁簡互用，分合變幻之奇也。夫再來必緣重約，似不待言者。然此約，何約也？設爲密約，當無不踐。設爲近約，則明日不

來可後日，後日不來可大後日，亦何致遠有春風人面，秋水蒹葭之感乎？必當時亦泛泛言詞，通常酬應，然佳期刻骨，垂老猶怵，若夫惘惘尋來，門闌如舊，惟有啼鴉三五，映帶殘紅而已。以臨歧一語之難忘，所謂未免有情，誰能遣此，漫謂之踐約而來也，豈真尙有約之可踐哉。寥落襟懷，蒼茫境界，都在意中，而皆若意外，文心之細，文筆之佳，文情之厚，斯爲三絕已。

三十五年九月十八日寫

瑞龍吟

章臺路，還見褪粉梅梢，試花桃樹。愔愔坊陌人家，定巢燕子，歸來舊處。黯凝竚。因念箇人癡小，乍窺門戶，侵晨淺約宮黃，障風映袖，盈盈笑語。前度劉郎重到。訪鄰尋里，同時歌舞，惟有舊家秋娘，聲價如故。吟牋賦筆，猶記燕臺句。知誰伴、名園露飲，東城閒步，事與孤鴻去。探春盡、是傷離意緒。官柳低金縷。歸騎晚，纖纖池塘飛雨。斷腸院落，一簾風絮。

此詞清真片玉各本俱列第一，當是壓卷之作。茲分列補注批評於左。（陳注已有，或

最習見者俱不錄。

〔補注〕「試花桃樹」明田藝蘅香宇詩談：「今花始開曰試花。張司業新桃行植之三年餘，今夏初試花。」

「前度劉郎重到」賀鑄東山詞在清真前，其漁家傲曰：「前度劉郎應老矣」故係因襲舊語也。本事原出神仙記，劉阮入天台遇仙，而詞中所謂劉郎者實兼借用唐詩，陳注引劉禹錫集是也，但不詳耳，茲錄全唐詩話於左：

劉禹錫元和十年自朗州召至京，戲贈看花君子云：「紫陌紅塵拂面來，無人道看花回，玄都觀裏桃千樹，盡是劉郎去後栽。」再遊玄都觀絕句并序云：「予貞元二十一年爲屯田郎時，此觀未有花，是歲出牧連州，貶朗州司馬。居十年召至京師，人人皆言道士手植仙桃，滿觀如紅霞，遂有前篇以志一時之事。旋又出牧，今十有四年復爲主客郎中，重遊玄都，蕩然無復一樹，惟兔葵燕麥動搖春風耳，因再題二十八字以俟後遊。時太和二年三月也。」詩云：「百畝庭中半是苔，桃花淨盡菜花開。種桃道士歸何處，前度劉郎今又來。」

〔舊評〕周止庵宋四家詞選評曰：「不過桃花人面，舊曲翻新耳，看其無情入，結歸無情，層層脫換，筆筆往復處。」

夏孫桐（閨庵）評曰：「清真平寫處與屯田無異，至矯變處自開境界，其擇言之雅，造句之妙，非屯田所及也。（平按，閨丈之言見其手評本清真詞，此係汎論周詞，但寫在卷首，亦得適用於本篇也。）」

又專評此詞曰：「後幅景中見情，妙在不說破，其味無盡。（平按，此即沈伯時樂府指迷）「以景結情最好」之說也，殆指「官柳低金縷」以下而言。閨丈又嘗詔平曰：「宋人寫景最高，非後賢所及，」言淺意深，每三復之。」

「淺釋」以景起，以景結，春景爲一篇之樞紐。先述歸來所見，後方點出歸來舊處，倒敘有力。見春物之恬靜，遂想箇人當年光景來。第三疊方子細敘述本事，妙在吞吐迴環，欲言又止，神味無窮。探春句八字放筆爲直幹，以下仍細寫春色，筆有餘妍，閨庵所謂妙在不說破也。

清真詞立意分明，安章停妥，復以細筆襯之，故「愈鉤勒愈渾厚」，在六朝文中可比陸士衡。如本篇「吟箋賦筆」句卽一例也。「舊家秋娘」已有美人遲暮之感，忽借玉谿生燕臺詩，以洛中里娘柳枝喻所謂「箇人癡小」，是逆挽法；昔則紅粉有知音，今則誰伴名園露飲矣，以逗下文又極自然沈着。周氏所謂脫換往復，殆卽此意耳。全集諸篇類此正

多，可以隅反。

瑣窗寒

暗柳啼鴉，單衣竚立，小簾朱戶。桐花半畝，靜鎖一庭愁雨。灑空階、夜闌未休，故人剪燭西窗語。似楚江、暝宿風燈零亂，少年羈旅。遲暮。嬉游處，正店舍無煙，禁城百五。旗亭喚酒，付與高陽儔侶。想東園、桃李自春，小脣秀靨今在否。到歸時、定有殘英，待客攜樽俎。

〔舊評〕「似楚江」三句，周止庵曰：「奇橫。」夏閏庵曰：「此處情中帶景，所以不薄。」（按，二說皆是，周語似過簡，夏說尤佳，與瑞龍吟參看，一景中情，一情中景也。）

〔淺釋〕「暗柳」句逗春暮欲雨光景，「單衣」二句出人物環境，「桐花」二句初雨以後從夜雨說到話雨，又從話雨想起昔年楚江羈旅況味來，筆筆虛摹，筆筆宕開。至「夜闌未休」尚係實景，「故人」句已幻，用玉谿生「何當共剪西窗燭，卻話巴山夜雨時」詩，（陳注失引，卻錄溫飛卿舞衣曲「回鑿笑語西窗客」殊失作意。）原典亦正虛

說了不牽強，以散文釋之，當曰「安得故人剪燭西窗語耶」，是非實筆也。「似楚江」三句則幻中之幻，此周氏之所以目爲奇橫歟？蓋當時之境本係暮年寂居，豈有情人西窗話舊耶？雙栖已爲幻想，忽由此境轉想少年羈旅情味。杜詩曰「風起春燈亂，江鳴夜雨懸」，陳注已引。夫同一羈旅也，而少年與遲暮則不同，在似乎極不相干的詞句生出下片來，卻有水到渠成絲絲入扣之妙，似疏實密，疏而愈密，此中神理讀者所宜深思潛玩也。

後片極爲容易，「遲暮」點出，與「少年」作偶，章法大開大合。以前蕩漾遙遠，一語卽歸本題。以下點寒食節令，落落大方，不落纖巧。「想東園」以下直貫結尾一氣呵成，自爲清眞之慣技，固一篇之警策也。意謂春光晚晚，尙有殘英可陪樽俎，而小脣秀靨則何如耶？着一「否」字，又着一「定」字，在有意無意間。定字有「或」「應」的意思，卻較重，亦半虛半實也。杜詩「聞汝依山寺，杭州定越州」是其例。瑞龍吟詞周評云「不過桃花人面舊曲翻新耳」，此曲亦然，襲故彌新，以「創意之才少」病清眞，此不知清眞者也。

前片似雨甚，後片不復照應。「正店舍」以下只說空逢令節無緒嬉遊，本未作描寫，自不必再點雨景。汲古閣本題爲寒食，前疊寫雨想係卽目，然據荆楚歲時記「去冬節一百五日，卽有疾風甚雨謂之寒食」，於卽景之中仍寓貼切本題之意。

滿庭芳 夏日溧水無想山作

風老鶯雛，雨肥梅子，午陰嘉樹清圓。地卑山近，衣潤費鑪煙。（譚仲修「地

卑」兩句密圈，評曰：「離騷廿五去人不遠。」周止庵評曰：「體物入微，夾入上下文中似褒似貶，神味

最遠。」夏閏庵評曰：「警句，是五代人語，復堂拈出爲詞家度盡金鍼。」人靜烏鳶自樂，小橋

外新淥濺濺，凭闌久，黃蘆苦竹，擬泛九江船。（夏評：「此處頓挫爲後半蓄勢，換頭

處直貫篇終，真覺翩若驚鴻，婉若游龍。」）年年，如社燕，飄流瀚海，來寄修椽。（譚

氏密點。）且莫思身外，長近尊前。（譚密圈，評曰：「杜詩韓筆。」梁任公云：「最類唐語，卻最

含蓄。」）憔悴江南倦客，不堪聽急管繁絃。歌筵畔，先安簟枕，容我醉時

眠。（夏評：「去路悠然，超妙之至。」）

〔評〕陳亦峯白雨齋詞話曰：「烏鳶雖樂，社燕自苦，九江之船卒未嘗泛，此中有多

少說不出處，或是依人之苦，或有患失之心，但說得雖哀怨卻不激烈，沈鬱頓挫中別饒蘊

藉。」

詞爲清真中年之作，氣恬韻穆，色雅音和，萃衆美於一篇，會聲辭而兩得，在本集固無第二首，求之兩宋亦罕見其儔。如東坡之「大江東去」，超妙過之，而厚意差遜，蓋稍近率。惟屯田之「八聲甘州」，有異曲同工之妙，駿快有餘，沈鬱亦微減耳。

得力在寫景。起筆以下，語語含情，遲暮漂零，寄響絃外，而鳶飛水逝，復藉無情迴暎，神味尤遠。稍一頓挫，卽入過片，有水到成渠之樂。錄諸家評已探驪珠，閨丈指點更爲清切，讀者當潛心玩索，勿負前人度盡金鍼之意也。

齊天樂（夏評，「此黃鍾宮正調宜於深穩之詞，他人或作激楚語者非合作也。」）

綠蕪凋盡臺城路。

（譚評，「亦是掃爲生法。」按，仲修於歐陽修采桑子首句「羣芳過後西

湖」評曰，「掃處卽生。」）

殊鄉又逢秋晚。暮雨生寒，鳴蛩勸織，深閣時聞裁

翦。

（韓偓詩，「分明窗下聞裁翦。」）雲窗靜掩，歎重拂羅裯，頓疏花簞。（譚密點）

尙有練囊，

（作練囊者非。練字廣韻所菹切，集韻音蔬。類篇訓綌屬，引後漢書，禰衡著練巾，今本則

作疎巾，是練疎同音，稀的夏布，故可作囊以盛螢也。）

露螢清夜照書卷。（用晉車胤事。陳注引

韓詩，「露螢不自暖。」

荆江留滯最久，（陳注引張賁詩，「不用荆江歎留滯。」按美成會

客荆州，此兼紀實也。）

故人相望處，離思何限。渭水西風，長安亂葉，空憶詩情

宛轉。

（賈島詩，「秋風吹渭水，落葉滿長安。」譚評，「點化成句，開後來多少章法。」）凭高眺遠，

正玉液新蕩，蟹螯初薦。醉倒山翁，但愁斜照斂。（陳亦峯評曰，「幾於愛惜寸陰，日

暮之悲更覺餘於言外。此種結構不必多贊筆墨，固已意無不達。」譚評，「結束出奇，正是哀樂無端。」

陳注引晉山簡事，按杜牧「九日齊安登高」詩，「但將醪酎酬佳節，不用登臨落暉。」詞意正同此，蓋亦重九作也。）

〔評〕情景融會無閒，悲秋絕調也。諸評均是，猶多未盡之意。夏標深穩止見大凡，譚舉章法未明勝詣。茲謂領起已全題在握，聞深閨刀尺之音而逆旅之無聊如畫。「雲窗」句略逗，瞬易花簾以羅茵，是一己且有炎涼之感矣，特用重筆，所以可歎也。只夏日之練囊猶在，不必練囊，有囊亦不必聚螢，姑如此說耳。其用典在虛實之間，耐人尋味。

「荆江」句有桑下三宿之意。譚曰，「應殊鄉。」亦是。夫臺城荆南並屬殊方，而楚江暝宿少年羈旅，秣陵秋老跡委頽波，豈無今昔盛衰之異。唐詩所謂「無端更渡桑乾水，卻

望并州是故鄉。者是也。故殘葉西風更牽夙憶，京華塵夢不必泥定渭水都也。思如剝蕉，而筆意隨之蹊徑俱化。「凭高」以下點染重陽，俯拾即是。玉田所謂不獨措詞精粹，又且見時節風物之感。陳氏以爲此乃深知梅溪者，其實宋詞皆然，不獨梅溪也。結句用古入神，有烈士暮年之感，亦峯之言是也。

早梅芳近

花竹深，房櫳好，夜闌無人到。（闌其無人，見周易。）隔窗寒雨，向壁孤燈弄餘

照。（陳注引李賀詩及杜詩。按何遜「臨行與故游夜別」詩，「夜雨滴空階，曉燈暗離室。」司空曙詩

「孤燈寒照雨，」均可引證。）淚多羅袖重，意密鶯聲小。正魂驚夢怯，門外已知

曉。去難留，話未了，早促登長道。風披宿霧，露洗初陽射林表。亂愁迷

遠覽，苦語縈懷抱，謾回頭更堪歸路杳。

〔評〕上片與憶舊游寫景略同，彼追憶秋宵別緒，此爲春景，疑當時卽興，故情衷較熱也。此在清真詞集中非其至者，而昔年余輒愛誦之，時居江南，多作遠遊，園庭清晏之況

惓惓於懷，不能無感耳。今茲錄評，聊寄舊悰，不爲典要者也。

下片可參閱花間載牛希濟生查子，牛詞「語已多情未了」，卽此首兩句也；「回首

猶重道」卽「苦語縈懷抱」也；「記得綠羅裙處處憐芳草」今以「亂愁迷遠覽」括

之。然此論其淵源所自，與詞之勝場初無涉也。下片意境似遜上片之厚，而諦審之，正有逝

水飛雲之感，其妙寓諸音節。上下兩片雖同，而上宜緩諷者，入下自須急讀，蓋氣韻流利故。

聲情辭情之密合自不期其然而然者，豈唯知音，亦曰情深而已。察其關鍵則在結尾。下片

雖一氣流走，至五字偶句亦漸緩，更有須特別慢讀者末句是也。夫字句末也，詞之節拍既

不可知，原不足以測音律之微，但卽局於形跡，亦有略可意會者。茲假定其上下各四拍，疾

徐不異，而上結以十字五五爲句，下則八字三五句法，雖同隸一拍，字數減五之一，卽音奏

慢了五之一也。若尾文特宜曼歌，猶不與焉。結句旣以減字故成爲曼聲，於是其前半縱與

上片之前半節奏同檢，而居疾徐相形之下，不得不爲促拍；申言之，拍數雖均，但上片是停

勻的，下片由張而弛，故是歇側的；精密言之，拍無平側，音聲實有頓挫，豈非減字故耶。是字

句固不足以盡音律，而亦可以推知一二也。觀清真此調另一首「繚牆深叢竹繞」作法

全同，末句「路迢迢恨滿千里草」亦須慢讀，斯爲顯證已。摹擬纖悉，示別緒之纏綿，抒寫

諧鬯，見行踪之飄忽，善察調情而能用之者，莫如清真也。

秋藥香

乳鴨池塘水暖，風緊柳花迎面，午妝粉指印窗眼，曲裏長眉翠淺。問
知社日停針線，探新燕，寶釵落枕夢春遠，簾影參差滿院。

〔補注〕「午妝粉指印窗眼」張櫺詞林紀事引野客叢書曰，「或謂眉間爲窗眼，謂以粉指印眉心耳。此說非無據，然直作窗牖之眼，亦似意遠，蓋婦人妝罷，以餘粉指印於窗牖之眼，自有閒雅之態。僕嘗至一庵舍，見窗壁間粉指無限，詰其所以，乃其主人嘗攜諸姬抵此。因思周詞意恐或然。」平按陳元龍此句未注，窗眼窗牖也，自無別解。眉心之說，雖說「此說非無據」，今未詳所本。唐張泌青樓記，「徐州張尙書妓女多涉獵，人有借其書者，往往粉指印於青編。」美成殆用此事，而稍變換耳。

〔評釋〕春意濃酣，其得力正在開首寫景，猶蘇詩「春江水暖鴨先知」也，其根柢出老杜鵝兒詩「鵝兒黃似酒」是也。變曉妝例語而特明午妝，下云眉翠者，猶飛卿之

「嬾起畫蛾眉，弄妝梳洗遲」也。

下片借燕子逗入，此種寫法屢見於本集，如風流子之「羨金屋去來，舊時巢燕」，應天長之「梁間燕，前社客，似笑我閉門愁寂」，皆是。如歐陽永叔之臨江仙，「燕子飛來窺畫棟，玉鉤垂下簾旌」，下云「水晶雙枕，傍有墮釵橫」，與本篇光景都同。更有易燕子之入爲出者，如馮正中蝶戀花「誰把鈿箏移玉柱，穿簾燕子雙飛去」是也。馮歐皆先美成，固知此種表現法，亦已陳陳相因，未必爲殊勝。

一篇之警策，只「寶釵」一句，而此一句之中，尤以三字爲佳耳。將平仄問題擱開，試易「夢春遠」爲春夢遠，顛倒一字而神味頓減，其故耐人思尋也。蓋嬌慵姿悅，以夢字揆之，所夢伊何，以春字括之，春夢何憑，遠字盡之，遂覺唐詩「啼時驚妾夢，不得到遼西」之猶滯形跡也。又與南唐詞之「細雨夢回雞塞遠」異曲同工，惟彼詞遠字蒙雞塞言，此遠字獨用尤爲渾成耳。長吟三復，庶會詞心。有簡故能盡，繁卻遺漏者，此可一例歟。結句日斜深院，閒靜光景，以題無贅義，斯筆有餘妍也。

下卷

應天長 寒食

條風布暖，霏霧弄晴，池塘徧滿春色，正是夜堂無月，沈沈暗寒食。梁間燕，前社客，似笑我，閉門愁寂。亂花過，隔院芸香，滿地狼藉。長記那回時，邂逅相逢，郊外駐油壁。又見漢宮傳燭，飛煙五侯宅。青青草，迷路陌，強載酒，細尋前迹。市橋遠，柳下人家，猶自相識。

此詞前半以景寓情，自敝不用直筆。後半層疊回憶，戛然而止，不再明應起句。點寒食景，多寫風雨，此卻先寫暖風晴霧，至「無月」句乃轉入陰雨，便覺搖曳多姿。沈沈暗寒食，暗字用樂天詩「無雨無風寒食夜，夜深猶立暗花前」，已明明是閉門苦寂情景，然絕不肯由正面寫之，轉用「梁燕」句，顯得是由燕子眼中看出。「似笑我」似字妙，既已閉門，是否愁寂，燕亦未能肯定也。尤妙在以下三句，亂紅飛過，滿地狼藉，是眼前景，卻將自己小院攤書情狀，嵌在中間，奇幻在隔院二字，亦從閉門生出。亂花既飛過牆來，我雖明明在此，

而花之視我已成隔院也，小院芸香，亦只有飛花會見而已。後半全係迴憶，用長記二字領起。「那回時」者是遙遠之本事，於年年寒食之中，最值得追憶之那一回也。邂逅用毛詩。油壁句用樂府蘇小小詩。「妾乘油壁車，郎乘青驄馬，何處結同心，西陵松柏下。」已將其人之身分以及當日情事，完全扣定。「又見」句又是一回寒食，用唐韓翃詩所以扣題。此距今雖遠，距「那回」則較近，故雖草迷前迹，然尙得載酒細尋。「市橋」三句，真景明白如畫，自己惘惘神情，在他人眼中看出，總不肯下一直筆也。卽此煞住，神味無盡，見當時雖墜歡難拾，猶有踪跡可尋，今則凡百都空，除寂居外，真無一可說也。情致纏綿，筆意蒼老，故不可及也。

滿江紅

晝日移陰，攬衣起，春帷睡足。臨寶鑑，綠雲撩亂，未忺妝束。蝶紛蜂黃都褪了，枕痕一線紅生肉。背畫欄，脈脈悄無言，尋棋局。重會面，猶未卜。無限事，縈心曲。想秦箏依舊，尙鳴金屋。芳草連天迷遠望，寶香薰被成孤宿。最苦是，蝴蝶滿園飛，無心撲。

此闕描寫纖瑣，措詞含蓄，既非以主體作詞，又不盡是代人言之。只是泛擬閨襜，已覺春愁欲活。於畫影着一「移」字，便顯得緩慢之極。然後寫攬衣，寫披帷，寫睡足，無一不閒，無一不慢，想見春日遲遲，此睡足，真睡足也。臨鏡用杜牧阿房宮賦「綠雲擾擾，梳曉鬢也。」「蝶粉」句陳注引李義山詩「何處拂胸資蝶粉，幾時塗額藉蜂黃。」此則粉褪脂輕，枕痕如線，迴映睡足一句，真是寫到十分。臨鏡既懶梳妝，背立畫欄，又豈有心去尋棋局乎？此句幾疑有趁韻之病矣。外情如此，內心可知。然於過片只是略略訴說，重逢何日，固猶未卜也。在此如年長晝之間，固應有無限籌量，縈諸心曲。於中卻提出一事來，此「秦箏」兩句所由來也。秦箏不能自鳴，必有鳴之者，素手調絃，金閨集豔，紅樓十里，多戀娉婷，無怪遊子之歸期難卜也。多少情懷，只此二句，輕輕點過，抑何微婉。用一想字，雖疑其如此，尙未能定其如此，亦未肯定，且未忍定也。下二句凝鍊深穩，本篇主句，似寫眼前景，仍寓心中情。芳草連天，雖迷望眼，幸此一迷，而遠人近狀，乃如霧裏看花，遽難明了，亦好亦壞，可好可壞，大可希望是好也。此一字雖生出如許希望，而下句成孤宿之成字，則與此異曲同工，針對而發，乃決定眼前遭遇。無論遠望之中，有何幻景，薰香獨宿，眼前已命定如此也。蓋迷者恫恍之詞，而成者決定之語也。鍊字至此，殆鄰絕詣。於是黯黯空閨，唯餘孤冷，愁嬉情事，百無可爲，

蝴蝶滿園，都無心撲，那有心情，去尋棋局耶？然則以前棋局云云，直是心緒無聊，夢夢然走近棋局去耳。首尾兩結遙應，不必有意，而無可捉摸之闡情，卽於中活現，似乎趁韻，又似乎不，神味最遠。僅以疏密論之，尙非真賞也。

解連環

怨懷無託，嗟情人斷絕，信音遼邈。信妙手能解連環，似風散雨收，霧輕雲薄。燕子樓空，暗塵鎖一牀絃索。想移根換葉，盡是舊時，手種紅藥。汀洲漸生杜若，料舟移岸曲，人在天角。謾記得當日音書，把閒語閒言，待總燒卻。水驛春迴，望寄我江南梅萼。拚今生，對花對酒，爲伊淚落。

解連環事見戰國策。始皇遺齊君王后玉連環，曰：齊多智也，解此環否？以示羣臣，曰：不知解。王后引椎椎破之，謝秦使曰：謹以解矣。調名用解連環，意本此。夫連環者，千秋萬古，永無可分之理，解之惟有一法，曰：破而已矣。破之者誰，乃出於摻摻女手。清真此詞，借用此意，乃純寫情格。凡寫情者，如抽繭，如剝蕉，迴環往復，一注於此，雖旁及景物，無非借寓，此篇是

也。開首三句，文意自明，乃一篇之根。下卽云信妙手能解連環，信字能字妙，言除是妙手親
樵，更有誰能解此纏綿固結之雙環乎？語氣似贊似羨，適見幽恨之深。連環尙且可解，世間
更有何物堅牢，大抵盡如風之散雨之收霧之輕雲之薄耳。此真心灰氣絕，大無可如何之
境地也。「燕子樓」句，所以證實此意，以關盼盼爲張建封守節不下燕子樓事，用一空字，
便反映出今之燕子樓中，佳人已去，只餘當日常弄之一牀絃索，閒被暗塵封鎖而已。卽當
時手種紅藥，近當亦根葉全非，無復舊時光景。然無論如何換，如何移，我終記得分明，實是
當時香泥親護，玉手相將，共同扶植者也。此而可移，何不可移，然亦終於移矣，足見風散雨
收，良非虛語。於心灰氣絕之餘，加此迴憶兩層，其情愈苦，其怨彌深，而仍無所託也。下片從
移根之紅藥，聯想到新生之杜若來。楚辭湘夫人，「搴汀洲兮杜若，將以遺兮遠者。」欲折
芳馨，以遺所思。然而舟移岸曲，人在天角，雖欲尋踪覓跡，其可得乎？是怨懷終不可託也。夫
去亦可也，而竟去得如此乾脆，是當日之種種要約，紅牋密字，蕃錦迴文，今我雖寘諸懷袖，
歷歷分明，無非閒語閒言而已，不如一總燒卻之爲得也。怨之極矣，此又一心灰氣絕之境
也。「水驛春迴」句，陡轉見奇，情癡語也。猶之乎頻年潦倒之人，歲首忽有新生之意，以爲
或有佳運，隨此新年翩然來乎？事雖萬不可知，猶不得不姑作此想。望寄我江南梅萼者，只

要他肯寄，無不可寄者，以你雖已去，我固未走也。借用荊州、朋友投贈典故。然而眞寄我以梅萼乎？未必然也。望之不得，明知其終不得，則惟有對花對酒，拚此有限年光，爲伊淚落而已。寫情至此，可謂怨而不怒，溫柔敦厚矣。故此篇乃純寫情格也。篇中用盼盼事，又有絃索字樣，則此意中人，殆亦青樓之佳麗乎？

浪淘沙慢

晝陰重，霜凋岸草，霧隱城堞。南陌脂車待發，東門帳飲乍闋。正拂面垂楊堪攬結，掩紅淚、玉手親折。念漢浦離鴻去何許，經時信音絕。情切，望中地遠，天闊向露冷風清無人處，耿耿寒漏咽。嗟萬事難忘，惟是輕別。翠罇未竭，憑斷雲、留取西樓殘月。羅帶光銷紋衾疊，連環解、舊香頓歇。怨歌永瓊壺敲盡缺。恨春去不與人期，弄夜色、空餘滿地梨花雪。

開首三句，略點別時景物。南陌東門兩句，方位似乎迷離，實則南陌或係寫實，東門則用典，固絕不相妨耳。東門乃長安東門，用西漢疏廣設祖道供帳東都門外事。脂車用左傳

「巾車脂轄」言以脂塗車轄也。「拂面垂楊」句用溫庭筠詩「楊柳千條拂面絲」紅淚句用唐官妓灼灼以輕綃聚紅淚故事。至玉手親折句，皆瑣瑣述別時情況。下以念漢浦歸鴻兩句宕開，見得此別經時，信音久斷。着一「念」字，則以前記別況諸句，皆今日鞭轡迴腸，層層追憶者也。換頭用情切二字，直寫眼前心事，更無回互。望中地遠天闊以下，沈着之筆。「翠罇」句用唐詩，「雁歸南浦人初靜，月滿西樓酒半醒」似是描寫酒醒香銷，百無聊賴之情，實則藉此頓挫，故爲下半蓄勢。以下「羅帶」「連環」「舊香」三折而下，層層追迫，一層一追，一追一緊，文如驟雨飄風，情則淚枯血竭，真有萬玉哀鳴之感。凡詞用入聲叶韻者，其音調多激切悲亢。夏閏庵評曰：「七八句全是直寫正面，再接再厲，急管繁絃，聲聲入破，結句束得住，音節之脆，筆力之勁，無人能及。」蓋的評也。至此則好夢都醒，惟餘長恨；恨春去不與人期者，正恨人去無情，春來有信，夜色堪憐，空見落花似雪而已。結句落到眼前之景，然用空餘二字，仍是化景入情，倍覺幽咽不盡。此闕乃純以主體作詞，念者，自念也。嗟者，自嗟也。恨者，自恨也。凡文實寫最難，此詞通體着力，無一懈處，乃正面純寫情格也。

憶舊遊

記愁橫淺黛，淚洗紅鉛，門掩秋宵。墜葉驚離思，聽寒螿夜泣，亂雨瀟瀟。鳳釵半脫雲鬢，窗影燭光搖。漸暗竹敲涼，疏螢照曉，兩地魂消。迢迢。問音信，道徑底花陰，時認鳴鑣。也擬臨朱戶，嘆因郎顛顛，羞見郎招。舊巢更有新燕，楊柳拂河橋。但滿目京塵，東風竟日吹露桃。

此闕乃上半迴憶，下半想像，本意始終含蓄格。首用一記字，是懷往也，非眼前實景可知。自愁橫淺黛句起，皆追摹別離之夕情景。疏螢照曉，曉字從汲古閣本。蓋此句用老杜倦夜「暗飛螢自照」詩意，連上漸暗竹敲涼之漸字，可見牽衣恨別，竟夕無眠，不覺低徊，漸至天曉也。魂消用別賦，此句拓開，臨歧分手，雲飛水逝也。過片轉入近事，然只用迢迢二字，極虛之筆。「問音信」，「道徑底花陰」，問字道字均妙，我聞如是，豈遂可憑耶？人言於徑底花陰，時聽郎馬之聲，不惟傾聽，且擬臨朱戶以窺之矣。然終於不會也，何則？以「爲郎憔悴卻羞郎」耳。此正用會真記崔氏詩情深怨切，而用筆則極虛極幻，倍覺委婉。至此則更

不能不說到自家矣。卻只寫舊巢新燕，楊柳垂絲，見京塵之滿目，歎倦旅之依然。東風句用顧況詩「露桃穠李自成蹊」。東風竟日，吹綻露桃，畢竟爲誰妍也。全篇至此已畢，更無一句說到自家，更無一筆落在實際，乃摹神之極筆也。試就上下文意，一演繹之。夫牽襟恨別，問信縈懷，固不得謂之薄於情也。然而芳韶輕擲，佳會久虛，情濃者固如是乎？彼方之幽怨已深，此日之薄情難辯。雖然，中間委曲，正有難言者，或縛於利鎖名繯，或困於窮愁客病，我豈有心負你者哉？然而相思相望，竟至於今日矣。春去春來，皆於我無干矣。遲誤之咎，固屬百喙難辭；懊儂之懷，更是萬言莫罄。惟其難言，乃索性不說也。故「舊巢」句以下，雖是一片空虛，實乃本篇主句。全在虛神籠罩之中，透出迴腸百轉，此其所以爲神歟？凡詞用平韻者，其聲婉轉舒徐，與浪淘沙一闕虛實合參，最得異曲同工之妙。

尉遲杯

隋隄路，漸日晚，密靄生深樹。陰陰淡月籠沙，還宿河橋深處。無情畫舸，都不管煙波隔南浦。等行人，醉擁重衾，載將離恨歸去。因念舊客京華，長俛傍疏林，小檻歡聚。冶葉倡條俱相識，仍慣見珠歌翠舞。如今向

漁村水驛，夜如歲，焚香獨自語。有何人念我無聊，夢魂凝想鴛侶。

此清眞離汴京時作也，亦先景後情正格。開首三句，薄暮上船時之景也。古人行旅，有二境焉。陸路無論車馬或步行，多在絕早起身上路，如「雞聲茅店月，人跡板橋霜」是也。水行則多在傍晚上船，開船在半夜或侵晨，然總在醉夢朦朧之際，故別有一番風味。如此詞「淡月籠沙」兩句用小杜詩「煙籠寒水月籠沙，夜泊秦淮近酒家」乃是初上船時。「無情畫舸」以下是一長句，乃將鄭仲賢「亭亭畫舸繫寒潭，直到行人酒半酣；不管煙波與風雨，載將離恨過江南」一詩揉化而成。既將上船後之心情歷歷繪出，句法亦自然沈着。載將離恨歸去一句最妙，既曰歸去，何有離恨？蓋繁華久客，彷彿故鄉，不無繫念之情，悵惘良有不能自己者。下片用「因念」二字領起，蓋其可念者多矣。疏林小檻，文意自明。冶葉句用李義山詩「冶葉倡條徧相識」。珠翠句借用太真霓裳羽衣舞，舞罷珠翠如掃故事，以見聲容徵逐之樂，俱見陳注，中以仍慣見三字貫串之，拗句有力。「如今」以下挽到眼前，亦一長句。着墨無多，而意無不盡。周止庵曰：「南宋諸公所不能到者，出之平實故勝。」

滿庭芳

風老鶯雛，雨肥梅子，午陰嘉樹清圓。地卑山近，衣潤費爐煙。人靜烏鳶自樂，小橋外，新淥濺濺。憑欄久，黃蘆苦竹，擬泛九江船。年年如社燕，飄流瀚海，來寄修椽。且莫思身外，長近罇前。顛頓江南倦客，不堪聽，急管繁絃。歌筵畔，先安簟枕，容我醉時眠。

此亦先景後情格，起首三句寫夏景，便隱然有遲暮之感矣。梅子句用杜詩，「紅綻雨肥梅。」嘉樹清圓，清圓兩字，是從劉夢得詩「日午樹陰正」之正字化來。夏景於四時中吟詠獨少，刻畫最難。此闕起首三句，便如在薰風披拂，濃陰永晝之中也。「地卑」兩句，最爲諸家激賞。蓋淪謫之恨，出之蘊藉。譚周兩評皆探驪得珠之論。下句將杜詩「人靜烏鳶樂」加一自字，不覺其贅，可謂用古入神。烏鳶自樂，見得正有不樂者在耳。小橋流水濺濺，生意活潑，無我之境，與烏鳶句互相映帶。黃蘆苦竹，見樂天詩，明寫其地卑溼，似無可戀，故擬泛九江之船矣。然上用「憑欄久」，下又着一「擬」字，想見迴腸九曲，去住皆難。句法

頓挫，恰爲下半蓄勢。「九江船」句用杜詩「聞道巴山裏，春船正好行。都將百年事，一望九江城。」過片年年叶韻，社燕句正面自喻，故用一如字。烏鳶自樂，社燕自苦也。夏閏庵評曰：「換頭處，直貫篇終。」「莫思身外」兩句，亦用杜詩「莫思身外無窮事，且盡樽前有餘杯。」何等沈鬱，亦不覺其歇後。「顛顛」兩句，似已放筆言情，而用「歌筵」三句兜轉，神味悠然無盡。通篇用事，多係唐大家詩，意境沈雄，音調圓渾，此清真中年官溧水令，着意之作也。結句注引陶潛語，實則仍借李白詩「我醉欲眠君且去，」不僅用原典也。

慶宮春

雲接平岡，山圍寒野，路回漸轉孤城。衰柳啼鴉，驚風驅雁，動人一片秋聲。倦途休駕，澹煙裏，微茫見星。塵埃顛顛，生怕黃昏，離思牽縈。華堂舊日逢迎，花豔參差，香霧飄零。絃管當頭，偏憐嬌鳳，夜深簧暖笙清。眼波傳意，恨密約，匆匆未成。許多煩惱，只爲當時，一餉留情。

此乃上寫實景，下抒憶想，措詞含蓄之格也。開首三句，是窮秋景況。漸轉孤城，漸字迤

逗有神。驚風驅雁，陳注引山谷詩「驚風鴻雁不成行」，似未甚的。鮑照詩「窮秋九月落葉黃，北風驅雁天雨霜」，殆此詞所本。倦途二句，狀草草勞人，不遑啟處，夏閨庵密圈。以片刻悠閒，塵鞅未消，而無邊離思，卽乘隙而來，遣之不去，故曰塵埃憔悴，生怕黃昏也。下片從此過渡，完全入回憶狀態，一片錦繡風光，俄然幻見，與上半淒涼秋旅，恰成對照，是大開大合筆。華堂歌舞之地也。花豔，其人也。參差喻多，而香靄迷離，是加倍寫法。更特寫出意中人來，絃管當頭，所謂前頭人者耶？簧，原樂器名，此則笙中之簧耳。簧暖則聲清，庾信春賦「更深炙笙簧」。此暖字不僅寫實，妙在含情，與南唐中主詞「小樓吹徹玉笙寒」異曲同工。深閨思遠之懷，佳俠情濃之態，得此表裏俱活，洵一字千金也。以爲純虛固非，以爲甚實亦非也。眼波二句，用楚辭，平常語耳，妙在結句，於柔厚之中涵超脫意，彷彿有悟，而纏綿難遣。不僅怨而不怒，并怨亦不會。一餉留情，怪着誰來，此其所以爲含蓄歟？夫美既在含蓄，分析則大不含蓄矣。沈吟諷誦，庶會文心，蛇足之謂，吾豈免夫。

還京樂

禁煙近，觸處浮香秀色相料理。正泥花時候，奈何客裏光陰虛費。望箭

波無際，迎風漾日黃雲委。任去遠，中有萬點相思清淚。到長淮底，過當時樓下，殷勤爲說春來，羈旅況味。堪嗟誤約乖期，向天涯自看桃李。想如今應恨墨盈牋，愁妝照水。怎得青翼鸞飛歸，教見顛顛。

此亦純寫情格。首點明節令，禁煙節近，浮香秀色，觸處生妍。相料理者，紅紫招要之意，桓沖語王徽之曰：「卿在府日久，比當相料理。」杜詩：「未須料理白頭人。」在此時光，固應賞玩惟恐不足者也。可奈客邸淒涼，美人不見，有甚心情，留連光景，九十春光亦只有任他虛費而已。春何關乎我？我亦何貴乎春也？觀「望箭波」句，蓋在汴京望河水，慎子所謂「河水初下龍門，其流如竹箭」是也。「黃雲」句見淮南子：「黃泉之埃，上爲黃雲。」「相思清淚」句如李賀詩：「憶君清淚如鉛水。」杜甫詩：「卻寄雙愁眼，相思淚點懸。」李白詩：「當時樓下水」皆在運用之列。蓋自「望箭波」句起直至過片「殷勤爲說春來羈旅況味」止，實爲一長句。望河水之湯湯，不覺神魂俱遠。一片河中水，淚耶水耶？以我望之，一總是淚耳。身雖不得行，想此淚點已隨流水直到長淮，而過當時樓下矣。我今日豈得如此水此淚哉？然我猶不得不深望彼，能代我殷勤向伊訴說我春來之羈旅況味也。羈

旅況味實亦他無可說，惟獨向天涯，自看桃李耳。「自看桃李」有二義焉。自看者，獨看也。巫山夢斷，再不爲雲，玉軫聲消，難求知己。前不云乎，泥花時候，光陰虛費，是你不在此，我本無看花心緒矣。今又看桃李者，是你不在此，我便不看花，更有何事可做，乃只得又看耳。前不看得妙，此不得不看則尤妙。至此又爲一句，皆所謂羈旅況味是也。然而明知其決不能代說也。我之苦緒，你終於無法知之。想至今日，必已是香牋有句，都恨蕭郎，翠閣凝妝，空愁逝水，蓋你既不能知我之苦，則必然有如此之怨，然則我真冤死，更不可一刻復耐也。到此直逼出以下之結局來，安得身傳青鸞之翼，一逕飛歸，教伊親眼見我之憔悴形容，至於此極，則我之旅邸淒涼，不會負你之情，可不待煩言而解也。吁嗟！怎得此青鸞翼乎？怎得者，決不可得之辭。自己飛歸，較無憑之逝水遠爲可靠，無奈自己亦終於不能奮飛乎！憶舊遊詞結句云：「東風竟日吹露桃。」正是天涯自看桃李之意。彼則鬱而不宣，此則快然直吐。全篇中間一長句，復三折至尾。胸無不達之情，文無不盡之意，筆力之勁直透紙背，非虛譽也。

掃地花（一名掃花遊）

曉陰翳日，正霧靄煙橫，遠迷平楚。暗黃萬縷，聽鳴禽按曲，小腰欲舞。細

繞回堤，駐馬河橋避雨。信流去，想一葉怨題，今在何處。春事能幾許，任占地持盃，掃花尋路。淚珠濺俎。嘆將愁度日，病傷幽素。恨入金徽，見說文君更苦。黯凝佇，掩重關，徧城鐘鼓。

此亦旅邸相思之作也。然專以鬆秀澹蕩之筆出之，遂另是一番丰致。夏閏庵云：「宋人詞最善寫景，」此言似淺實深。蓋寫景非僅如畫點綴而已，乃有種種不同之作用焉。如還京樂，春景只略點，而曰光陰虛費。蓋人不在此，則無論光景如何好，皆不足重也。此闕似是寫景多，而意在寫胸中之幽怨，所謂幽素是也。故上半點景，曲曲含情，下片一經指明，神態都活。然若無以前之細針密縷，則亦不見下半之入骨縈心，此實以衆妙成一妙，最足耐人尋味者也。開首三句，寫眼前景，曉陰翳日，是晨起所見。曹子建詩云：「微陰翳陽景。」楚荆楚平楚者，平林遠望如楚耳。謝玄暉詩：「寒城一以眺，平楚正蒼然。」煙橫霧靄，平楚都迷，望所思，可見乎？暗黃萬縷，是新柳也，中有鳴禽，有雙柑載酒，聽黃鸝意，而起首既明所思，不見萬種風情，亦惟有都付之眼前妙景而已。難得鳴禽巧囀，樊素之口宛然，翳柳垂絲，小蠻之腰如見，此所以根觸綺懷，而細遶回堤歟？遂至春陰釀雨，駐馬河橋，「信流去」三

字，使人意遠，一葉怨題，杳不可尋，春水碧波，伊人何處？極怨深情，卻只是輕輕點逗，用宕開之筆寫之，最是幽微靈秀境界。過片「春事能幾許」，正寫傷春，卻是倒裝句法。「任占地持盃」，纔賞春也。「掃花尋路」，已餞春也，一任珍愛留連，春事究能幾許乎？贏得淚珠濺落樽俎而已。俎，承食器之盤，元和聖德詩：「淚落入俎」，此句所出也。「將愁度日」，兩句正寫自己，李賀傷心行：「咽咽學楚吟，病骨傷幽素」，幽抑鬱悶之意，愁深而至於病傷幽素，又豈獨傷春，大抵好夢難常，多情易別，對此花飛水逝，不覺百端交集，所謂「芳心相向盡，所得是沾衣」耳。「恨入金徽，見說文君更苦」，渡到彼方，一語便透。結尾是歸後實景，與瑞龍吟同，沈伯時樂府指迷所謂以景結情是也。通篇以低徊荏苒，勾出黯然凝佇之神，亦與瑞龍吟略同，彼詞固亦有「黯凝佇」三字也。但此詞多用虛擬之筆，着墨不多，而神味雋永，耐人尋索耳。

意難忘

衣染鶯黃。愛停歌駐拍，勸酒持觴。低鬟蟬影動，私語口脂香。簷露滴，竹風涼，拚劇飲淋浪。夜漸深，籠燈就月，子細端相。知音見說無雙。解移

宮換羽，未怕周郎。長顰知有恨，貪耍不成妝。些個事，惱人腸。試說與何妨。又恐伊尋消問息，瘦減容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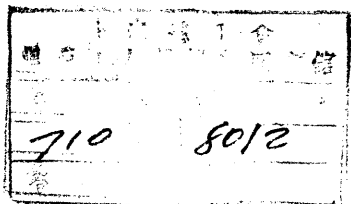
此乃首句出題，因事寓情之格。衣染鶯黃，金縷衣也。溫庭筠舞衣詩云：「偷得鶯黃瑣金縷。」開首一句，已扣定題目。下接停歌二句，着一「愛」字，化景入情，卽「惺忪言語勝聞歌」也。「低鬟」兩句，實寫密寵，用韋莊江城子「朱唇未動，先覺口脂香。」簷露兩句，鄭叔問據米南宮書及汲古閣本草堂詩餘，竹風涼之風字，訂正作松，并云：「按涼字韻例不對。」鄭說是也。此二句似是寫景，乃借以表示流連之久，非實筆也。於是不得不別，豈忍遽別乎？惟有拚劇飲淋漓，夜深終於要別，則籠燈就月，子細端相之。似爲醉悖狂態，然而未盡也。夫已耳鬢厮磨，脂香暗度，豈猶觀之未審耶？是籠燈就月，子細端相者，非事之宜有者明矣。寫景固係點染，敘事亦屬借寓，惟有神光離合之態，與夫一往無奈之情是實耳。此因事寓情之佳例也。下片詳述往復心頭之種種懷感。「知音」句迴溯聞名未見時，解移宮換羽，今則果然矣。周郎典故，在宋時猶未俗濫也，亦顧曲名堂之意耳。翠黛長顰，故知幽怨慵妝貪耍，卻見嬌憨，是雙面寫美法。些個事，猶今越言「箇些」，一點點之謂。一點點的

心中事，待說與何妨乎？然還是不說的好。作三層轉折，含蓄不盡。些箇事，何事乎？作者既不說，我們自不便瞎猜。以文意揆之，得非名利牽人，有不能自主者乎？雖屬情深，固無解於薄倖名狂也。觀夫「尋消問息，瘦減容光」，則異日之藕折絲連，魚沈雁杳之光景可識矣。「今夕已歡別，合會在何時？」執手臨歧，斷斷有不忍說與伊行者。一經點破，上文豔冶都化深悲，而深悲仍出之以微婉。襲故彌新，沿濁更清，此美成之絕詣，前屢言之矣。

阮郎歸

菖蒲葉老水平沙，臨流蘇小家。畫欄曲徑宛秋蛇，金英垂露華。燒蜜炬，引蓮娃。酒香醺臉霞。再來重約日西斜，倚門聽暮鴉。

此亦由景入情格。原係短詞，上片四句，已去全幅之半，卻只在閒閒寫景。金英，菊也。禮記，「鞠有黃華」。楚辭，「夕餐秋菊之落英」。此不過是清秋麗景中，美人之家耳。初未嘗抒情記事。摹寫伊人，欲言一大段悲喜離合之懷，而下片只二十餘字，掩卷試思，當如何着筆乎？以常法言，固當急轉，今過片猶不斷，奇已。「燒蜜炬」二句，仍承上文。有無限低徊珍重之意，美人聲價可知。楚女曰娃，其江南佳麗乎？「酒香」句是歡宴光景。奇幻於結尾陡



變。尤妙在「再來」句一波三折也，而再來重約又是倒裝句法，因有重約，故再來也。豈意門庭如故，而人面已非，只有淒涼斜日而已，足之以倚門聽暮鴉，真有對此茫茫，風流雲散之感矣。讀至篇終，則題底題面，信無一處不到，亦未覺其篇幅之如何逼仄。此清真篇章之妙也，然實從珠玉浣溪沙「酒紅初上臉邊霞，一場春夢日西斜」句脫化，惟青藍冰水，令人不覺耳，才人狡獪，故不可測。周止仄評瑞龍吟曰：「不過桃花人面，舊曲翻新耳。」吾於斯篇亦云然，特寫一清秋殘日之崔護重來耳。

唐宋名家詞選

〇二・一

唐宋詞選本，無慮數十百家之多，而能抉擇精英，不涉偏見者，亦殊罕觀。本書編者多見近代詞學大師朱（孝臧）鄭（文焯）二氏手評名家詞集，參以本人心得，斟酌去取，彙成本編。計自溫庭筠以迄元好問，凡四十二家，得詞四百八十九首。對於花間諸賢及豪放婉約二派，無不精選并包，一一顯示作者之全部精神，而無絲毫門戶偏私之見。又附作者小傳及諸家評語，足以窺知作家之身世與其詞學淵源，乃至章法結構。凡可與本詞相發明者，並取為參證之資。別創標點，以明句讀韻叶，可省檢閱詞譜之煩。學者手此一編，精心揣摩，無論對於詞之欣賞與創作，當有事半功倍之效，又不僅能見先賢之矩矱，苟為誦習之資而已。

讀詞偶得

俞平伯著
〇・四〇

俞先生邃於詞，興利倚聲，都成佳什。此書取古名家詞而解釋之，凡溫飛卿、韋端已、南唐中主、南唐後主、史邦卿五家。不依傍成說，亦不措意於語原典故之末，惟體味作者當時性情境界，說明其如是抒寫之所以，與所謂「詮釋」之作全異其趣。其說由淺而深，初學者循序展翫，不特悟詞為何物，抑且懷詞人之心矣。並附俞先生「詩餘閒評」及古人詞百餘首。

校人間詞話

王國維著
徐調孚校
〇・二五

「人間詞話」為近代文學批評之名著，所論持平入妙，銖兩悉稱，全是深辨甘苦，愜心賞當之言。通行本只一卷，蓋錄自國粹學報者。此本分為三卷，將舊本作為卷上，趙萬里先生所輯者為卷下，校注者又增輯一卷，作為補遺，附於最後。原書頗多誤字，特精為校勘。所及諸詞，復就善本徵引，錄為注釋，印入文中，使讀者省翻檢之煩，極為便利。

開明書店印行

以上各書定價均照同業規定期數發售

詩境淺說

俞陛雲著

〇・四〇

俞曲園先生曰：「學古人詩，宜求其意義，勿獵其浮詞，而徒作門面語。」惟唐詩向少詮解善本，讀者第知循文諷誦，而不易得其指歸。俞階青先生乃文苑書宿，曲園之文孫，爰擇取唐人五七言近體詩若干首，就其格調意義及句法等，安章琢句，剖析講解，娓娓言之，有深入淺出之妙，為初學詩者之捷徑。

清真詞釋

✓ 俞平伯著

〇・四〇

周美成詞，素以音律著稱，琢句精工，情旨敦厚，格調渾成，尤具風趣，為北宋一大家。俞平伯先生對詞學有深切的研究，而於周詞尤有獨到之見。乃繼「讀詞偶得」後，再鼓餘勇，作「清真詞釋」。剝蕉抽繭，獨具匠心，解釋詳明，不蔓不支。凡分三卷，共二十七首，上卷係舊作，中卷為近作，下卷則最近之作也。雖非通釋全詞，僅屬嘗鼎一臠，但已足概全味矣。

白雨齋詞話

清陳廷焯著 〇・五〇



宋詞通論

〔開明文史叢刊之一〕

薛礪若著 一・四〇

開明書店印行

售發數倍定規業同照均價定書各上以

F21181

上海图书馆藏书



A541 212 0014 9832B



~~12181~~